本草衍義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本草衍義
作者：寇宗奭　北宋

参阅维基百科中的：中药

第一卷　序例上

第二卷　序例中

第三卷　序例下

第四卷　玉泉 丹砂 空青 綠青 雲母 石鍾乳 朴消 芒消 消石 英消 礬石 滑石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白石脂 石中黃 婆娑石 無名異 菩薩石

第五卷　金屑 銀屑 水銀 水銀粉 雄黃 雌黃 石硫黃 陽起石 凝水石 石膏 磁石 理石 鐵礦 食鹽 太陰元精石 密陀僧 桃花石 花乳石 珊瑚 馬瑙 石花 石　　石

第六卷　青琅玕　　石 代赭 大鹽 戎鹽 鉛丹 粉錫 鉛霜 古文錢 金牙 石灰 冬灰 伏龍肝 半天河 菊花水 漿水 熱湯　　砂 蓬砂 薑石 自然銅 石 砒霜 浮石 金星石 銀星石

第七卷　赤箭 天門冬 麥門冬 蒼木 地黃 菖蒲 澤瀉 山藥 菊花 甘草 人參 石斛 牛膝 細辛 茈胡 薏苡仁 車前子 菥蓂子 木香 菟絲子 巴戟天

第八卷　肉蓯蓉 蒺藜 防風 黃耆 千歲藾 黃連 ？草 茵棟蒿 決明子 芎藭 五味子 旋花

第九卷　當歸 芍藥 生薑 麻黃 葛根 栝樓 苦參 石龍芮 瞿麥 白芷 杜蘅 紫菀 百合 酸醬 蠡實 石香菜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胡麻 青？ 大麻子 白油麻 飴糖 生大豆 赤小豆 大麥 青黃白糧米 粟米 丹黍米 ？米 秫米 陳　　米 酒 藁豆 粳米 ？子粟 醋 醬 小麥

《本草衍義》提要

宋・政和中醫官通直郎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撰。晁公武《讀書誌》、陳直齋《書錄解題》皆有著錄。政和六年，提舉荊武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申投尚書省太醫學博士李康看

詳狀

申，有旨轉一官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宣和元年，其侄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鏤本

印行。宗裏貫無考，以紮付及卷六石條、菊花水條、卷十三桑寄生條推之，知其曾官杭州、永耀、順安軍等處，由承直郎澧州司戶進書轉一官而已。宗以禹錫所修慎微策所續

《
本草》尚有差失，因參考諸家事實，忝以目驗，核以情理，拾遺糾謬，援引辨證，發明良多
，凡名未用而意義已盡者，皆不編入，其所辨證，如東壁土取太陽少火之壯，冬灰取冬令燒
灼之久，水味不因菊花而香，鼴鼠不能遺溺生子，玉泉為玉漿之訛，石中黃子為黃水之誤，
皆能實事求是，切實證明，洵《本草》之功臣，醫林之津筏也。東垣、丹溪諸公，皆尊信之
，故丹溪有《衍義補遺》之作，惟以蘭花為蘭草，卷丹為百合，微有差誤耳。宋時嘗與《證
類本草》別本單行。自金人張存惠采附《證類本草》之中，金元刻本仍之，單行本殆絕版矣
。歸安陸公心源藏有南宋麻沙本，完全無缺，爰收刊本集，以廣其傳。

序
《本草衍義》二十卷，宋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撰。晁公武《讀書誌》、陳直齋《書錄解題》皆著於錄。政和六年，提舉荊湖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申投尚書省太醫學
博士李康看詳狀申，有旨轉一官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宣和元年，其侄宣教郎和解州
解
縣丞寇約鏤板印行。宗裏貫無考。以紮付及卷六石條、菊花水條、卷十三桑寄生條推之，知其曾官杭州、永耀、順安軍等處，由承直郎澧州司戶進書轉一官而已。《神農本草》之
名，始見於梁《七錄》，凡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又增三百六十五種，是為《名醫別錄》。
唐顯慶中，命蘇恭等參考得失，增一百一十四種，是為《唐本草》。宋太祖命劉翰等以醫家
嘗用有效者增一百三十三種，是為《開寶重定本草》。仁宗命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增一百種
，是為《嘉補註本草》。蜀人唐慎微博采群書，增六百余種，是為《經史證類本草》。徽

宗又命曹孝忠刊正之，是為《政和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宗以禹錫所修、慎微所續尚
有差失，因考諸家，參以目驗，拾遺糾謬，著為此書。凡名未用而意義已盡者，皆不編入。
其所辨證，如東壁土取太陽少火之壯，冬灰取冬令燒灼之久，水味不因菊花而香，鼷鼠不能
遺溺生子，玉泉為玉漿之訛，石中黃子為黃水之訛，皆能實事求是，疏通證明，洵乎《本草
》之功臣，醫林之津筏也。宋時與《證類本草》別本單行，自金人張存惠采附《證類本草》
之中，明人因之，而單行本遂微，余所藏為南宋麻沙本，完善無缺，因重梓以廣其傳。
光緒三年歲在強圉赤奮若仲冬之月歸安陸心源撰

卷一
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編撰

是以搜求訪緝者，十有余年。采拾眾善，診療疾苦，和合收蓄之功，率皆周盡。矧疾為聖人所謹，無
常不可以為，醫豈容易言哉！宗常謂，疾病所可憑者醫，醫可據者方也，方可恃者藥也。苟知病之虛實，方之可否，若不能達藥性之良毒，辨方宜之早晚，真偽相亂，新陳相錯，則
曷由去道人陳宿之蠱。（唐甄立言仕為太常丞，善醫術。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
腹有蠱，誤食發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發氣。乃愈。）生
張果駢潔之齒？（唐張果詔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
飲，果三進，頹然曰：非桂酒。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上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
更
出藥傅其齦。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此書之意，於是乎作。今則編次成書
，謹依二經類例，分門條析，仍衍序例為三卷。內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

其《
神農本經》、《名醫別錄》、《唐本》先附、今附、新補、新定之目，緣本經已著，目錄內
更不聲說，依舊作二十卷，及目錄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若博愛衛生之士，誌意或同
，則更為詮修，以稱聖朝好生之德，時政和六年丙申歲記。
本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補註·總敘》言，舊說《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而不經。《平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軺傳，遣詣京師，此但見本草之
名，
終不能斷自何代而作。又《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
於此。是尤不然也。《世本》曰：神農嘗百草以和藥濟人，然亦不著本草之名，皆未臻厥理
。嘗讀《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眾疾，則知本
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淮南子》之言，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七十毒，亦無本草之
說。是知此書乃上古聖賢，具生知之智，故能辨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疾病之所宜。後之
賢智之士，從而和之者，又增廣其品，至一千八十二名，（《補註本草》稱一千八十二種，
然一種有分兩用者，有三用者，其種字為名字，於義方允。）可謂大備。然其間註說不盡，
或舍理別趣者，往往多矣。是以衍摭余義，期於必當，非足以發明聖賢之意，冀有補於闕疑。
夫天地既判，生萬物者，惟五氣爾。五氣定位，則五味生。五味生，則千變萬化，至於不
可窮已。故曰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偶，以偶生則成而奇。寒氣堅，故其
味可用以軟。熱氣軟，故其味可用以堅。風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氣收，故其味可用以
散。土者沖氣之所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

脈軟
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
，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軟，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用之不可
太過，太過亦病矣。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夫安樂之道，在能保養者得之。況招來和氣之藥少，攻決之藥多，不可不察也。是知人之生須假保養，無犯和氣，以資生命。才失將護，便致病生，苟或處治乖方，旋見顛越。防
患須
在閑日，故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此聖人之預戒也。
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寫不及之害。經曰：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
。蓋不適其性，而強去為逐，強處即病生。五臟受氣，蓋有常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
養生者，既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邪所中也。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
保養，不若善服藥。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倉猝病生而歸咎於神天。噫！是亦未嘗思
也，可不謹歟！
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藥。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
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噪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為之病矣
。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為之病矣。呼叫過常，辨爭陪答，冒犯寒
暄，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
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
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衛生之士，須謹此五者，可致終身無苦。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
，正為此矣。

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外，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為務，殊不知外實
則內虛也。善養內者實內，使臟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故莊周曰：人之可
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若能常如是畏謹，疾病何緣而起？壽考焉不
得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臨病不知，誠可畏也。
夫柔情難綰而不斷，不可不以智慧決也，故幃箔不可不遠。斯言至近易，其事至難行。蓋人
之智慧淺陋，不能勝其貪欲也。故佛書曰：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何所依止。是
知貪欲不滅，苦亦不滅，貪欲滅，苦亦滅。聖人言近而指遠，不可不思，不可不懼。善攝生
者，不勞神，不苦形，神形既安，禍患何由而致也。
夫人之生以氣血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男則視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血逆竭。
則
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
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絕，故四肢幹。木氣不充，故多怒。鬢發焦，筋痿。俟五臟傳遍
，故卒不能死，然終死矣。此一種於諸勞中最為難治，蓋病起於五臟之中，無有已期，藥力
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誌，用藥扶接，如此則可得九死一生。舉此為例，其余諸勞，可
按脈與證而治之。
夫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無可去之術也。故須審辨八要，庶不違誤
。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脈細、皮寒、氣少、泄痢前後、瞀食不入，此為五虛。）二曰實，
五實是也。（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五實也。）三曰冷，臟腑受其積冷是也

。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
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知六脈，審度所起之源，繼以望聞問
切加諸病者，未有不可治之疾也。夫不可治者有六失：失於不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
於不擇醫，失於不識病，失於不知藥。六失之中，有一於此，即為難治。非只醫家之罪，亦
病家之罪也。矧又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馳，於病何益？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
，不慈仁則招禍。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則招禍。惟賢者洞達物情，各就安藥，亦治病之一說
耳。

合藥分劑料理法則中言，凡方雲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為正。既言廣而不言狹，如何便以半兩為正。且桂即皮也，若言削去皮畢，即是
全無桂也。今定長一尺，闊一寸，削去皮上粗虛無味者，約為半兩，然終不見當日用桂一尺
之本意，亦前人之失也。

序例，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今詳之：凡稱氣者，即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溫、涼，則是藥之性。且如鵝條中云：白鵝脂性冷，不可言其氣冷也，
況
自有藥性。論其四氣，則是香、臭、臊、腥，故不可以寒、熱、溫、涼配之。如蒜、阿魏、
鮑魚、汗襪，則其氣臭；雞、魚、鴨、蛇，則其氣腥；腎、狐貍、白馬莖、近隱處、人中
白，則其氣臊；沈、檀、龍、麝，則其氣香。如此則方可以氣言之。其序例中氣字，恐後世
誤書，當改為性字，則於義方允。

今人用巴豆，皆去油訖生用。茲必為《本經》言生溫、熟寒，故欲避寒而即溫也。不知寒不足避，當避其大毒。矧《本經》全無去油之說。故陶隱居云：熬令黃黑，然亦太過矣。

日華

子云：炒不如去心膜，煮五度，換水，各煮一沸為佳。其杏仁、桃仁、葶藶、胡麻，亦不須
熬至黑。但慢火炒令赤黃色，斯可矣。
凡服藥多少，雖有所說，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之例，今更合別論。緣人氣有虛實，年有老少，病有新久，藥有多毒少毒，更在逐事斟量，不可舉此為例。但古人凡設例者，皆
是假
令，豈可執以為定法。
《本草》第一序例言犀角、羚羊角、鹿角，一概末如粉，臨服內湯中。然今昔藥法中，有生
磨者，煎取汁者。且如丸藥中用蠟，取其能固護藥之氣味，勢力全備，以過關膈而作效也。
今若投之蜜相和，雖易為丸劑，然下咽亦易散化，如何得到臟中？若其間更有毒藥，則便與
人作病，豈徒無益而又害之，全非用蠟之本意。至如桂心，於得更有上虛軟甲錯處可削之
也？凡此之類，亦更加詳究。
今人用麻黃，皆合搗諸藥中。張仲景方中，皆言去上沫。序例中言先別煮三兩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納余藥，不爾，令人發煩。甚得用麻黃之意，醫家可持此說。然云：
折
去節，令通理，寸銼之，不若碎銼如豆大為佳，藥味易出，而無遺力也。
陶隱居云：藥有宣、通、補、泄、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今詳之，惟寒、熱二種何獨見遺？如寒可去熱，大黃、樸硝之屬是也。如熱可去寒，附子、桂之屬是也。今特
補此
二種，以盡厥旨。

卷二
序例中
人之生，實陰陽之氣所聚耳，若不能調和陰陽之氣，則害其生。故《寶命全角篇》論曰：
人以天地之氣生。又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陽化氣、陰成形也。夫遊魂為變者，

陽
化
氣也。精氣為物者，陰成形也。陰陽氣合，神在其中矣。故《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之動
靜，神明為之綱紀，即知神明不可以陰陽攝也。《易》所以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蓋為此矣。
故曰，神不可大用，大用即竭；形不可大勞，大勞則斃。是知精、氣、神，人之大本，不可
不謹養。智者養其神，惜其氣，以固其本。世有不謹衛生之經者，動皆觸犯。既以犯養生之
禁，須假以外術保救，不可坐以待斃。《本草》之經，於是興焉。既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窮
保救之事，《衍義》於是存焉。二者其名雖異，其理僅同。欲使有知無知盡臻壽域，率至安
樂之鄉，適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
養心之道未可忽也。六欲七情千變萬化，出沒不定，其言至簡，其義無窮，而以一心對無窮之事，不亦勞乎？心苟不明，不為物所病者，未之有也。故明達之士，遂至忘心，心既
忘矣
，則六欲七情無能為也。六欲七情無能為，故內事不生。內事不生，故外患不能入。外患不
能入，則本草之用，實世之狗耳。若未能達是意而至是地，則未有不緣六欲七情而起憂患
者。憂患既作，則此書一日不可闕也。愚何人哉，必欲斯文絕人之憂患乎。
上隱居以謂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搗數百過，如此恐幹末湔蕩，不可搗，不若令力士合研為佳。又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搗之如粟，亦可以葛布篩令調勻，並
以綿
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今詳之：凡諸石雖是湯酒中，亦須稍細，藥力方盡出
，效亦速。但臨服須澄濾後再下火，不爾，恐遺藥力不見效。湯酒中尚庶幾，若在服食膏中
，豈得更如粟也。不合如此立例，當在臨時應用詳酌爾。又說咀兩字，《唐本》註謂為

商
量斟酌，非也。《嘉》復符陶隱居說為細切，亦非也。儒家以謂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齒
咀嚙，雖破而不塵，但使含味耳。張仲景方多言咀，其義如此。
病患有既不洞曉醫藥，復自行臆度，如此則九死一生。或醫人未識其病，或以財勢所迫，占奪強治，如此之輩，醫家病家不可不察也。要在聰明賢達之士掌之，則病無不濟，醫無不
功
。世間如此之事甚多，故須一一該舉，以堤或然。
夫人有貴賤少長，病當別論。病有新久虛實，理當別藥。蓋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臟腑亦異。臟腑既異，乃以一藥治眾人之病，其可得乎？故張仲景曰：又有土地高
下不
同，物性剛柔，餐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臨病之功，宜須兩審。
如是則依方合藥，一概而用。亦以疏矣。且如貴豪之家，形樂誌苦者也。衣食足則形樂，心
慮多則誌苦。岐伯曰：病生於脈。形樂則外實，誌苦則內虛，故病生於脈。所養既與貧下異
，憂樂思慮不同，當各逐其人而治之。後世醫者，直委此一節，閉絕不行，所失甚矣。嘗有
一醫官，暑月與貴人飲。貴人曰：我昨日飲食所傷，今日食減。醫曰：可餌消化藥，他人當
服十丸，公當減其半。下咽未久，疏逐不已，幾至斃。以此較之，虛實相遼，不可不察，故
曰病當別論。又一男子，暑月患血痢，醫妄以涼藥逆制，專用黃連、阿膠、木香藥治之。此
藥始感便治則可，今病久腸虛，理不可服，逾旬不已，幾致委頓，故曰理當別藥。如是論之
，誠在醫之通變。又須經歷，則萬無一失。引此為例，余可效此。
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據。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又如東壁土、冬月灰、半天河水、熱湯、漿水之類，其物至微，其用至廣，蓋亦

有理
。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費其功，終亦不能活人。聖賢之意不易盡知，然舍理何求哉？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故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
老之
時，皆須別處之，決不可忽也。世有不留心於此者，往往不信，遂致困危，哀哉！
今人使理中湯、丸，倉猝之間多不效者，何也？是不知仲景之意，為必效藥，蓋用藥之人有差殊耳。如治胸痹，心中痞堅，氣結胸滿，脅下逆氣搶心，理中湯主之，人參、術、幹
姜、
甘草四物等，共一十二兩，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為度。或作丸，須
雞子黃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楊梅許，服之病既不去，乃曰藥不神。非藥之罪，用藥者
之罪也。今引以為例，他可仿此。然年高及素虛寒人，當遂宜減甘草。
夫高醫以蓄藥為能，倉猝之間，防不可售者所須也。若桑寄生、桑螵蛸、鹿角膠、天靈蓋、虎膽、蟾酥、野駝、螢、蓬、空青、婆娑石、石蟹、冬灰、臘雪水、松黃之類，如此
者甚
多，不能一一遍舉。唐元淡字行沖，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
臘、、胰，以供滋膳。參、術、芝、桂，以防疾。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可乎？仁傑笑曰：公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然梁公因事而言，獨譬之以藥，則有
以見天下萬物之中，尤不可闕者也。知斯道也，知斯意而已。
凡為醫者，須略通古今，粗守仁義，絕馳驚能所之心，專博施救拔之意。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必戚戚沽名，齪齪求利也。如或不然，則曷以致姜撫沽譽之慚，逋華佗
之矜
能受戮乎。
嘗讀《唐・方技傳》，有云：醫要在視脈，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一藥偶得，他藥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今詳之：病有大小、新久、虛實，豈可止以一藥攻

之？
若初
受病小，則庶幾；若病大多日，或虛或實，豈得不以他藥佐使？如人用硫黃，皆知此物大熱
，然石性緩，倉猝之間，下咽不易便作效。故智者又以附子、幹姜、桂之類相佐使以發之，
將並力攻疾，庶幾速效。若單用硫黃，其可得乎？故知許嗣宗之言未可全信，賢者當審度之
。
夫用藥如用刑，刑不可誤，誤即幹人命。用藥亦然，一誤即便隔生死。然刑有鞫司，鞫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今醫，人才到病家，
便以
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脈，藥又相當，如此，即應手作效。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投湯劑，
逡巡便致困危。如此殺人，何太容易。世間此事甚多，良由病家不擇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
術也，可不懼哉！

卷三
序例下
治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奧室之中，處幃幔之內，復以帛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殫切脈之巧，四者有二闕焉。黃帝有言曰：凡治
病，
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
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若患人脈病
不相應，既不得見其形，醫
人只據脈供藥，其可得乎？如此言之，不能盡其術也。此醫家之公患，世不能革。醫者不免
盡理質問，病家見

所問繁，不為醫業不精，往往得藥不肯服，似此甚多。扁鵲見齊侯之色，尚不肯信，況其不
得見者乎？嗚呼！可謂難也已！
又婦人病溫已十二日，診之，其脈六七至而澀，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幹，不了了，耳聾。問之，病後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
乃按
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枝幹姜湯，一日，寒熱雖已，又云：我臍
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痊。身漸涼和，脈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次
日云：我但胸中熱燥，口鼻幹。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又云：心下痛。又與大陷
胸丸半服，利三行。而次日虛煩不寧，時妄有所見，時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
，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
煩盡解。但咳嗽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乘虛而成肺痿，遂與小柴胡去人參、大棗、生
姜，加幹姜、五味子湯。一日咳減，二日而病悉愈。以上皆用張仲景方。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脈，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脈漸生，翌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審謹也。經曰：關則吐
逆，
格則不得小便。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
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余次，四肢柴瘦，腹大，食訖又饑，此疾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者。時五六月間，脈洪大，按之則絕。今六脈既單洪，則夏
之氣
獨然，按之絕，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脈洪，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夏以胃
氣為本，治療失於過時，後不逾旬，果卒。
有人病久嗽，肺虛生寒熱，以款冬花焚三兩，俟煙出，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咽之，至

倦則已。凡數日之間五七作，瘥。

有人病瘧月余日，又以藥吐下之，氣遂弱，疾未愈。觀其病與脈，乃夏傷暑，秋又傷風，乃與柴胡湯一劑，安。後，又飲食不節，寒熱夏作。此蓋前以傷暑，今以飲食不謹，遂致吐
逆
不食，脅下牽急而痛，寒熱無時，病名痰瘧。以十棗湯一服，下痰水數升，明日又與理中散
二錢，遂愈。

有人苦風痰頭痛，顫掉，吐逆，飲食減，醫以為傷冷物，遂以藥溫之，不愈。又以丸藥下之，遂厥。復與金液丹後，譫語，吐逆，顫掉，不省人，狂若見鬼，循衣摸床，手足冷，
脈伏
。此胃中有結熱，故昏瞀不省人，以陽氣不能布於外，陰氣不持於內，即顫掉而厥。遂與大
承氣湯，至一劑，乃愈。方見仲景。後服金箔丸，方見《刪繁》。

有男子年六十一，腳腫生瘡，忽食豬肉不安。醫以藥利之，稍愈，時出外中風，汗出後，頭面暴腫，起紫黑色，多睡。耳葉上有浮泡小瘡，黃汁出。乃與小續命湯中加羌活一倍，服
之
遂愈。

有人年五十四，素羸，多中寒，近服菟絲有效。小年常服生硫黃數斤，脈左上二部，上下二部，弦緊有力。五七年來，病右手足筋急拘攣，言語稍遲，遂與仲景小續命湯，加薏苡
仁一
兩，以治筋急。減黃芩、人參、芍藥各半，以避中寒，杏仁只用一百五枚。後雲尚覺大冷，
因令盡去人參、芍藥、黃芩三物，卻加當歸一兩半，遂安。今人用小續命湯者，比比皆是，
既不能逐證加減，遂至危殆，人亦不知。今小續命湯，世所須也。故舉以為例，可不謹哉！

夫八節之正氣，生活人者也。八節之虛邪，殺人者也。非正氣則為邪，非真實則為虛。所謂
正氣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此天之氣也。若春在經絡，夏在肌肉，秋在皮膚，

冬在
骨髓，此人之氣也。在處為實，不在處為虛。故曰，若以身之虛，逢時之虛邪不正之氣，兩
虛相感，始以皮膚經絡，次傳至臟腑，逮於骨髓，則藥力難及矣。如此則醫家治病，正宜用
藥抵截散補，防其深固而不可救也。又嘗須保護胃氣。舉斯為例，余可仿此。

蓋泉
具流布之義，別之則無所不通。《易》又曰：山下出泉蒙，如此則誠非止水，終未臻厥理。
今詳泉字乃是漿字，於義方允。漿中既有玉，故曰服五斤。去古既遠，亦文本脫誤也。采玉
為漿，斷無疑焉。且如《書》篇尚多亡逸，況《本草》又在唐堯之上，理亦無怪。謂如『蛇
含』，《本草》誤為『蛇全』。《唐本註》云：全字乃是舍字，陶見誤本改為含，尚如此不
定。後有『鐵漿』，其義同此。又《道藏經》有『金飯玉漿』之文，唐李商隱有『瓊漿未飲
結成冰』之詩，是知玉誠可以為漿。又荊門軍界有玉泉寺，中有泉，與尋常泉水無異，亦不
能治病。寺中日用此水。又西洛有萬安山，山腹間有寺曰玉泉。嘗兩登是山，質玉泉之疑，
寺僧皆懵不能答。寺前有泉一派，供寺中用。泉竇皆青石，與諸井水無異。若按別本註：玉
泉，玉之泉液也，以仙室玉池中者為上。如此則舉世不能得，亦漫立此名，故知別本所註為
不可取。又有燕玉出燕北，體柔脆，如油和粉色，不入藥，當附於此。

卷四
丹砂
今人謂之朱砂。辰州朱砂，多出蠻峒。錦州界獠峒老鴉井，其井深廣數十丈，先聚
薪於井，滿則縱火焚之。其青石壁迸裂處，即有小龕，龕中自有白石床。其石如玉，床上乃

生
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芙蓉，其光明可鑒，研之鮮紅，砂泊床，大者重七八兩，至十兩
者，晃州亦有。形如箭鏃、帶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此物鎮養心神，但宜生使。煉
服，少有不作疾者，亦不減硫黃輩。又一醫流服伏火者數粒，一旦大熱，數夕而斃。李善勝
嘗煉朱砂為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懵冒，一夕而斃。其
生朱砂，初生兒便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可不謹也。

卷四
空青
功長於治眼。仁廟朝，嘗詔禦藥院，須中空有水者，將賜近戚，久而方得。其楊梅青，治醫極有功。中亦或有水者，其用與空青同，第有優劣耳。今信州冗山而取，世謂之楊梅
青，極難得。

卷四
綠青
即石碌是也。其石黑綠色者佳，大者刻為物形，或作器用。又同砂，作吐風涎藥，驗則驗矣，亦損心肺。

卷四
雲母
古雖有服煉法，今人服者至少，謹之至也。市廛多折花朵以售之。今惟合雲母膏，治一切癰毒瘡等，惠民局別有法。

卷四
石鐘乳
蕭炳云：如蟬翼爪甲者為上，如鵝管者下。經既言乳，今復不取乳，此何義也？蓋乳取其性下，不用如雁齒者，謂如烏頭、附子不用尖角之義同。但明白光潤輕松，色如煉硝

石者佳。服煉別有法。

卷四

樸硝

是初采掃得，一煎而成者，未經再煉治，故曰樸硝。其味酷澀，所以力堅急而不和，可以熟生牛馬皮，及治金銀有偽。葛洪治食不化，取此以蕩逐之。臘月中出新瓦罐，滿註
熱水，用樸硝二升，投湯中，攪散，掛北檐下，俟消滲出罐外，羽收之。以人乳汁調半錢，
掃一切風熱毒气攻註目瞼外，及發於頭面、四肢腫痛，應手神驗。

卷四

芒硝

經云：生於樸硝。乃是樸硝以水淋汁，澄清，再經熬煉減半，傾木盆中，經宿，遂結芒有廉棱者。故其性和緩，古今多用以治傷寒。

卷四

硝石

是再煎煉時，已取訖芒硝凝結在下如石者。精英既去，但余滓而已。故功力亦緩，惟能發煙火。《唐本》註：『蓋以能消化諸石，故名硝石』。煎柳枝湯煮三周時，即伏火，湯
耗，即又添柳枝湯。

卷四

英硝

是消之精英者。其味甘，即馬牙硝也。別有法，煉治而成。由其煎煉，故其味亦別。治五臟積熱。然四物本出於一物。由此煎煉，故分出精粗，所以其用亦不相遠。

卷四

礬石

今坊州礬務，以野火燒過石，取以煎礬。色惟白，不逮晉州者。皆不可多服，損心肺、卻水故也。水化書紙上，才幹，水不能濡，故知其性卻水。治涎藥多須者，用此意爾。火

枯為粉，貼嵌甲。牙縫中血出如衄者，貼之亦愈。

卷四

滑石

今謂之畫石，以其軟滑可寫畫。淋家多用。若暴得吐逆不下食，以生細末貳錢匕，溫水服，仍急以熱面半盞，押定。

卷四

紫石英

明澈如水精，其色紫而不勻。張仲景治風熱螈及驚癎螈風引湯：紫石英、白石英、寒水石、石膏、幹姜、大黃、龍齒、牡蠣、甘草、滑石等分，混合（五汝切）咀（子與切。）以水一升，煎去三分，食後量多少溫呷，不用滓，服之無不效者。

卷四

白石英

狀如紫石英，但差，大而六棱，白色如水精。紫白二石英，當攻疾，可暫煮汁用，未聞久服之益。張仲景之意，只令咀，不為細末者，豈無意焉。其久服，更宜詳審。

卷四

赤石脂

今四方皆有，以舌拭之，粘著者為佳。有人病大腸寒滑，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鬥二升，未甚效。後有人教服赤石脂、幹姜各一兩，胡椒半兩，同為末，醋糊丸如梧桐子大，空心及飯前米飲下五七十丸。終四劑，遂愈。

卷四

白石脂

有初生未盈月小兒，多啼叫，致臍中血出，以白石脂細末貼之，即愈。未愈，微微炒過，放冷再貼，仍不得剝揭。

卷四

石中黃子

石中黃子，此又字誤也，子當作水，況當條自言未成余糧黃濁水，焉得卻名之子也？若言未幹者，亦不得謂之子也。子字乃水字無疑。又曰太一余糧者，則是兼石言之者也。今醫家用石中黃，只石中幹者及細末者，即便是。若用禹余糧石，即用其殼。故本條言一名石腦，須火燒醋淬。如此即是石中黃水為一等，石中黃為一等，太一余糧為一等，斷無疑焉。

卷四

婆娑石

今則轉為摩娑石，如淡色石綠間微有金星者佳，磨之色如淡乳汁，其味淡。又有豆斑石，亦如此石，但於石上有黑斑點，無金星。

卷四

無名異

今《圖經》曰：『《本經》雲，味甘平，治金瘡折傷，生肌肉。今雲味鹹寒，消腫毒癰腫，與《本經》所說不同，疑別是一種。』今詳上文三十六字未審，今雲字下，即不知是何處雲也。

卷四

菩薩石

出峨嵋山中，如水精明澈，日中照出五色光，如峨嵋普賢菩薩圓光，因以名之，今醫家鮮用。

卷五

金屑

不曰金而更加屑字者，是已經磨屑可用之義，如玉漿之義同。《本經》不解屑為未盡，蓋須烹煉鍛屑為薄，方可研屑入藥。陶隱居云：『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若非鍛屑成薄，焉能以水銀和成泥也？獨不言金屑，亦其闕也。生金有毒，至於殺人，仍為難解。

有
中其毒者，惟鷓鴣肉可解，若不經鍛屑，則不可用。顆塊金即冗山，或至百十尺，見伴金石
，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黃。麩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
得，其色淺黃。此等皆是生金也，得之皆當銷煉。麩金耗折少，塊金耗折多。入藥當用塊金
，色既深則金氣足。余更防罨制成及點化者，如此，焉得更有造化之氣也。若本朝張永德，
字抱一，并州人。五代為潞帥，淳化二年改并州。初寓睢陽，有書生鄰居臥病，永德療之，
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伍兩。即置鼎中，煮成中金。永德懇求藥法，生曰：君當貴，吾不
吝此，慮損君福。鍛工畢升言：祥符年，嘗在禁中為方士王捷鍛金。以鐵為金，凡百余兩為
一餅，輻解為八段，謂之鴉嘴金。初自治中出，色尚黑。由是言之，如此之類，乃是水銀及
鐵用藥制成，非造化所成，功治焉得不差？殊如惠民局合紫雪用金，蓋假其自然金氣爾。然
惡錫。又東南方金色深，西南方金色淡，亦土地所宜也，入藥故不如色深者，然得余甘子則
體柔，亦相感爾。

卷五
銀屑
金條中已解屑義。銀本出於礦，須煎煉而成，故名熟銀。所以於後別立生銀條也。其用與熟銀大同。世有術士，能以朱砂而成者，有鉛汞而成者，有焦銅而成者，非復更有造化
之氣，豈可更入藥？既有此類，不可不區別。其生銀即是不自礦中出，而特然自生者，又謂
之老翁須，亦取像而言之耳。然銀屑經言有毒，生銀經言無毒，釋者漏略不言。蓋生銀已生
發於外，無蘊郁之氣，故無毒。礦銀尚蘊蓄於石中，郁結之氣全未敷暢，故言有毒。亦

惡錫

。

卷五

水銀

水銀入藥雖各有法，極須審謹，有毒故也。婦人多服絕脈。今人治小兒驚熱涎潮，往往多用。經中無一字及此，亦宜詳諦。得鉛則凝，得硫黃則結，並棗肉研之則散。別法為膩粉，粉霜唾研斃虱。銅得之則明，灌屍中則令屍後腐。以金銀銅鐵置其上則浮，得紫河車則伏。唐韓愈云：太學博士李千，遇信安人方士柳賁，能燒水銀為不死藥。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服之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自說：既服水銀得病，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御史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尚書李遜謂余曰：我為藥誤。遂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旦無病死。工部尚書孟簡邀我於萬州，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後有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卒。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金吾將軍李道古，以柳賁得罪，食賁藥，五十死海上。此可為誡者也。薪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谷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禦，人相濃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當務減節，臨死乃悔。嗚呼，哀也已！今有水銀燒成丹砂，醫人不曉，研為藥衣，

或入
藥中，豈不違誤，可不謹哉！

卷五
水銀粉
下涎藥，並小兒涎潮、螈多用。然不可常服及過多，多則其損兼行。若兼驚，則
尤須審謹。蓋驚為心氣不足，不可下，下之裏虛，驚氣入心不可治。若其人本虛，便須禁此
一物，謹之至也。

卷五
雄黃
非金苗。今有金窟處無雄黃。金條中言金之所生，處處皆有雄黃，豈處處皆得也。別法，治蛇咬，焚之熏蛇遠去。又武都者，鐫磨成物形，終不免其臭。唐甄立言仕為太常丞，
有道人病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發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
拇指，無目，燒之有發氣，乃愈。此殺毒蠱之驗也。

卷五
雌黃
入藥最稀，服石者宜審諦。治外功多，方士點化術多用，亦未聞其終始如何。畫工或用之。

卷五
石硫黃
今人和治下元虛冷，元氣將絕，久患寒泄，脾胃虛弱，垂命欲盡，服之無不效。中病當便已，不可盡劑。世人蓋知用而為福，不知用久為禍。此物損益兼行，若俱棄而不用，
當倉猝之間，又可闕乎？或更以法制，拒火而又常服者，是亦弗思也。在本朝則不言如此服
良，但專治婦人。不知者，往往更以酒服，其可得乎？或臟中久冷，服之先利。如病勢危急

，可加丸數服，少則不效。仍加附子、幹姜、桂。

卷五

陽起石

如野狼牙者佳。其外色不白，如姜石。其大塊者，亦內白。治男子、婦人下部虛冷，腎氣乏絕，子臟久寒，須水飛研用。凡石藥冷熱皆有毒，正宜斟酌。

卷五

飛水石

又謂之寒水石，紋理通徹，人或磨刻為枕，以備暑月之用。入藥燒過，或市人燒入膩粉中以亂真，不可不察也。陶隱居言：夏月能為冰者佳，如此則舉世不能得，似乎失言。

卷五

石膏

二書紛辨不決，未悉厥理。詳《本經》元無方解石之說，正緣《唐本》註石膏、方解石大體相似。因此一說，後人遂惑。經曰：生齊山山谷，及齊盧山、魯蒙山。采無時，即知
他處者為非。今《圖經》中又以汾州者編入，前後人都不詳。經中所言細理白澤者良，故知
不如是，則非石膏也。下有理石條中經云：如石膏順理而細，又可明矣。今之所言，石膏、
方解石，二者何等有順理細紋又白澤者。有是，則石膏也；無是，則非石膏也。仍須是經中
所
言州土者，方可入藥，余皆偏見，可略不取。仲景白虎湯中，服之如神。新校正仲景《傷寒
論》後，言四月以後，天氣熱時，用白虎者是也。然四方氣候不齊，又歲中氣運不一，方所
既異，雖其說甚雅，當此之時，亦宜兩審。若傷寒熱病，或大汗後，脈洪大，口舌燥，頭痛
，大渴不已；或著暑熱，身痛倦怠，白虎湯服之無不效。

卷五

磁石

色輕紫，石上皺澀，可吸連針鐵，俗謂之鐵石。養益腎氣，補填精髓，腎虛耳聾目昏皆用之。入藥，須燒赤醋淬。其玄石，即磁石之黑色者也。多滑凈。其治體大同小異，不可分而為二也。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纊中獨縷，以半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為大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理相感爾。

卷五

理石

如長石，但理石如石膏順理而細，其非順理而細者為長石，治療亦不相遼。

卷五

鐵礦

鐵於礦中煉出者，謂之生鐵。鐵落，斷而落者也。（音柔）鐵，鐵炒成熟鐵也。剛鐵，煉鐵，去滓者也。鐵精、針沙、鐵漿，以上三等，取汁，各依經用。鐵華粉、鐵粉，以上二等，燒取。馬銜、秤錘、車轄、杵鋸，以上五等，特以其意使之耳。其生鐵既自火中煉石而出，世謂之生鐵。亦如炒脂麻取油，謂之生油，其義亦同，白油麻條中已著。鐵粉，以生姜汁調擦眉上，生眉毛。鋼鐵，今用柔鐵屈盤，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令相入，謂之圍鋼，又曰灌鋼。此蓋草創之鋼，亦不免偽也。蓋生鐵之堅，及三四煉，則生鐵亦自熟，卻是柔鐵，而天下莫以為非。磁州煉坊，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如面之有筋，灌揉面既盡，筋乃見，煉鋼亦然。恒取精鐵一百余斤，每鍛一火，稱之遂輕。累鍛稱之，至於不減耗，此則純鋼也。實鐵之精純者，雖百煉不耗矣。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而清且黑。

亦
有煉之盡，全無鋼者，系地之所產精粗爾。前所謂鐵精者，其說有二：陶隱居言出竈中，如塵、紫色、輕者為佳，亦以摩瑩銅器用之。日華子又云：犁尖浸水中名為鐵精。本條既
言化銅，則隱居所說是。蓋鍛竈中塵紫摩銅則明，浸犁尖水非是。

卷五
食鹽
《素問》曰：鹹走血。故東方食魚鹽之人多黑色，走血之驗，故可知矣。病嗽及水者，宜全禁之。北狄用以淹屍，取其不壞也。至今如此。若中蚯蚓毒，當以鹽洗沃，亦宜湯化
飲汁。其燒剝金銀，熔汁作藥，仍須解州池鹽為佳。齒縫中多血出，常以鹽湯嗽，即已。益
齒走血之驗也。

卷五
太陰玄精石
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脈沈細而疾；心下
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肢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
《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卷五
密陀僧
堅重，椎破如金色者佳。

卷五
桃花石
有赤、白兩等。有赤地淡白點如桃花片者。有淡白地、有淡赤點、如桃花片者。人
往往鐫磨為器用，今人亦罕服食。

卷五
花乳石

其色如硫黃，《本經》第五卷中已著。今出陝、華間，於黃石中間，有淡白點，以此得花之名。今惠民局花乳石散者是。此物陝人又能鐫為器。《圖經》第二卷中，易其名為
花蕊石，是卻取其色黃也。更無花乳之名，慮歲久為世所惑，故書之。

卷五
珊瑚
治翳目，今人用為點眼箸。有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又一種如鉛丹色，無縱紋為下。入藥用紅油色者。嘗見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余歧，將至其顛，則交合連理，
仍紅潤有縱紋，亦一異也。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所生磐
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幹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絞而出之。
失時不取則腐。

卷五
馬腦
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其紋如纏絲者。出西裔者佳。彼土人以小者碾為好玩之物，大者碾為器。今古方入藥，絕可用。此物西方甚重，故佛經多言
之。其馬口吐出，既知謬言，不合編入。

卷五
石花
白色，圓如覆大馬杓，上有百十枝，每枝各槎牙分歧如鹿角，上有細紋起。以指撩之，錚錚然有聲。此石花也，多生海中石上，世方難得。家中自有一本，後又於大相國宮中見
一本，然其體甚脆，不禁觸擊。本條所註皆非是。

卷五
石蟹
直是今之生蟹，更無異處，但有泥與粗石相著。凡用，須去其泥並粗石，止用蟹，磨

合他藥點目中，須水飛。

卷五

石蛇

《本經》不收，始自《開寶本草》添附。其色如古墻上土，盤結如楂梨大，中空，兩頭巨細一等，無蓋，不與石蟹同類。蟹則真蟹也，蛇非真蛇，今人用之絕少。

卷六

青瑯

《書》曰：三危既宅。三危，西裔之山也，厥貢惟球琳瑯。孔穎達以謂瑯
石似玉。《新書》亦謂三苗，西戎。《西域記》云：天竺國正出此物。陶隱居謂為本名大丹石。
既是大丹石，則《本經》豈可更言煮煉服之。又曰：可化為丹。陶不合遠引，非此瑯也。《唐本》註云：是琉璃之類。且琉璃火成之物，瑯又非火成。經曰：生蜀郡平澤。安得同
類言之，其說愈遠。且《佛經》所謂琉璃者，正如鬼谷珠之，乃火成之物也，今人絕不見
用。

卷六

石、特生石

《博物誌》及陶隱居皆言此二石鸛取之以壅卵，如此則是一物也。隱居又
言：仙經不雲特生，則只是前白石。今《補註》但隨文解義，不見特生之意。蓋二條只是
一物，但以特生不特生為異耳。所謂特生者，不附著他石為特耳。今用者絕少，惟兩字石
入藥，然極須謹用，其毒至甚。及至論鸛巢中者，又卻從謬說。鸛巢中皆無此石，乃曰：鸛
常入水，冷，故取以壅卵。如此則鸕、雁、之類，皆食於水，亦自繁息生化，復不用此二石。其說往往取俗士之言，未嘗究其實而窮其理也。嘗官於順安軍，親檢鸛巢，率無石。
矧石焉得處處有之。然治久積及久病胸腹冷有功，直須謹用，蓋其毒不可當。

卷六

代赭

方士爐火中多用，丁頭光澤、堅實、赤紫色者佳。

白堊即白善土，京師謂之白土子

。方寸許切成段，鬻於市，人得以浣衣。今人合王瓜，等分為末，湯點二錢服，治頭痛。

赤土今公府用以飾椽柱者。水調細末一二錢服，以治風疹。

卷六

大鹽

新者不苦，久則鹹苦。今解州鹽池所出者，皆成鬥子，其形大小不等，久亦苦。海水

煎成者，但味和，二鹽互有得失。入藥及金銀作，多用大鹽及解鹽。傍海之人多黑色，

蓋日

食魚鹽，此走血之驗也。齒縫中血出，鹽湯嗽之，及接藥入腎。北虜以鹽淹屍，使不腐。

卷六

戎鹽

戎鹽成垛，裁之如枕，細白，味甘鹹，亦功在卻血。入腎，治目中瘀赤、澀昏。

卷六

鉛丹

本謂之黃丹，化鉛而成，別有法。《唐本》註：炒錫作。然經稱鉛丹，則炒錫之說誤

矣，亦不為難辨。蓋錫則色黯暗，鉛則明白，以此為異。治瘧及久積皆用。

卷六

粉錫

粉錫、胡粉也，又名定粉。止泄痢、積聚及久痢。

卷六

鉛霜

鉛霜、《圖經》已著其法，治上膈熱涎塞。塗木瓜失酸味，金克木也。

卷六

古文錢

古銅，焦赤，有毒，治目中瘴瘀、腐蝕壞肉、婦人橫逆產、五淋多用。非特為有錫也，此說非是。今但取景王時大泉五十及寶貨，秦半兩，漢莢錢、大小五銖，吳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柱，北齊常平五銖。爾後其品尚多，如此之類方可用。少時常自患暴赤目腫痛，數日不能開。有客教以生姜一塊，洗淨去皮，以古青銅錢刮取姜汁，就錢棱上點。初甚苦，熱淚蔑面。然終無損。後有患者，教如此點，往往疑惑。信士點之，無不獲驗。一點遂愈，更不可再作。有瘡者不可用。

卷六

金牙

今方家絕不用。以此故，商客無利不販賣，醫者由是委而不用，兼所出惟蜀郡有之，蓋亦不廣也。余如經。

卷六

鍛石

水調一盞，如稠粥，揀好糯米粒全者，半置灰中，半灰外。經宿，灰中米色變如水精。若人手面上有黑子及紋刺，先微微以針頭撥動，置少許如水精者於其上，經半日許，汁自出，剔去藥不用，且不得著水，三二日愈。又取新硬鍛石一合，以醋炒，調如泥，於患偏風牽口邪人口唇上不患處一邊塗之，立便牽正。

卷六

冬灰

諸家只解灰而不解冬，亦其闕也。諸灰一烘而成，惟冬灰，則經三四月方徹爐。灰既曉夕燒灼，其力得不全燥烈乎？而又體益重。今一而成者體輕，蓋火力劣，故不及冬灰耳。若古緊面少容方中，用九燒益母灰，蓋取此義。如或諸方中用桑灰，自合依本法。既用冬灰，則須爾。《唐本》註云：冬灰本是藜灰，未知別有何說。又湯火灼，以餅爐中灰細羅，

脂麻油調，羽掃，不得著水，仍避風。

卷六

伏龍肝

婦人血露，蠶沙一兩，炒伏龍肝半兩，阿膠一兩，同為末，溫酒調，空肚服二三錢，以知為度。本條中有東壁土，陳藏器云：取其東壁土，久幹也。今詳之：南壁土，亦向陽久幹也，何不取？蓋東壁常先得曉日烘炙。日者太陽真火，故治瘟瘧。或曰：何不取午盛之時南壁土，而取日初出東壁土者，何也？火生之時，其氣壯。故《素問》云：少火之氣壯。及其當午之時，則壯火之氣衰，故不取，實用此義。或曰：何以知日者太陽真火？以水精珠，或心凹銅鑒，向日射之，以艾承接其光聚處，火出，故知之。

卷六

半天河水

半天河水，一水也。然用水之義有數種，種各有理。如半天河水，在上，天澤水也。故治心病、鬼疰、狂、邪氣、惡毒。臘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毒，治天行時氣、溫疫、熱癇、丹石發、酒後暴熱、黃膽。井華水，清冷澄澈水也，故通九竅，洗目膚翳，及酒後熱痢。後世又用東流水者，取其快順疾速，通關下膈也。倒流水，取其回旋留止，上而不下也。

卷六

菊花水

本條見南陽酈縣北潭水，其源悉芳。菊生被崖，水為菊味，此說甚怪。且菊生於浮土上，根深者不過尺，百花之中，此特淺露，水泉莫非深遠而來，況菊根亦無香，其花當九月十月間，只三兩旬中，焉得香入水也？若因花而香，其無花之月合如何也？殊不詳。水自

有甘、淡、鹹、苦，焉知無有菊味者？嘗官於永、耀間，沿幹至洪門北山下古石渠中，泉水
清
澈。眾官酌而飲。其味與惠山泉水等，亦微香。世皆未知之，烹茶尤相宜。由是知泉脈如此
，非緣浮土上所生菊能變泉味。博識之士，宜細詳之。

卷六
漿水
漿水不可同李實飲，令人霍亂吐利。

卷六
熱湯
助陽氣，行經絡。患風冷氣痹人，多以湯滐腳至膝上，濃覆，使汗出周身。然別有藥
，亦終假湯氣而行也。四時暴泄利，四肢冷，臍腹疼，深湯中坐，浸至腹上，頻頻作，生陽
佐藥，無速於此。虛寒人始坐湯中必戰，仍常令人伺守。

卷六
砂
金銀有偽，投熔鍋中，其偽物盡消散。矧人腹中有久積，故可潰腐也。合他藥，治目中翳，用之須水飛過，入瓷器中，於重湯中煮其器，使自幹，殺其毒，及去其塵穢。

卷六
蓬砂
含化咽津，治喉中腫痛，膈上痰熱。初覺便治，不能成喉痹，亦緩取效可也。南番者
，色重褐，其味和，其效速。西戎者，其色白，其味焦，其功緩，亦不堪作焊。

卷六
姜石
姜石，所在皆有。須不見日色旋取，微白者佳。治疔腫殊效。

卷六

自然銅

有人飼折翅雁，後遂飛去。今人打撲損，研極細，水飛過，同當歸、沒藥各半錢，以酒調，頻服，仍以手摩痛處。

卷六

石燕

今人用者如蜆蛤之狀，色如土，堅重則石也。既無羽翼，焉能自石穴中飛出，何故只墮沙灘上？此說近妄。《唐本》註：永州土崗上掘深丈余取之，形似坩而小，重如石。則此
自是一物，余說不可取。潰、虛、積藥中多用。

卷六

砒霜

瘧家或用，才過劑，則吐瀉兼作，須濃研綠豆汁，仍兼冷水飲，得石腦油即伏。今信州鑿坑井，下取之。其坑常封鎖，坑中有濁綠水，先絞水盡，然後下鑿取。生砒謂之砒黃，
其色如牛肉，或有淡白路，謂石非石，謂土非土，磨研酒飲，治癖積氣有功。才見火，便有
毒，不可造次服也。取砒之法：將生砒就置火上，以器覆之，令砒煙上飛著覆器，遂凝結，
累然下垂如乳，尖長者為勝，平短者次之。《圖經》言大塊者。其大塊者已是下等，片如細
屑者極下也。入藥當用如乳尖長者，直須詳謹。

卷六

浮石

水飛，治目中翳。今皮作家用之，磨皮上垢，無出此石。石蟹條中云：浮石，平，無毒，止渴，治淋，殺野獸毒，合於此條收入。

卷六

金星石、銀星石

治大風疾。別有法，須燒用。金星石於蒼石內，外有金色麩片。銀星石，
有如銀色麩片。又一種深青色，堅潤，中有金色如麩片，不入藥，工人碾為器，或婦人

首飾
。余如經。

卷六
石腦油
真者難收，多滲蝕器物。今入藥最少，燒煉或須也。仍常用，有油（去聲）器貯之。
又研生砒霜，入石腦油，再研如膏，入鉗鍋子內，用凈瓦片子蓋定，置火上，俟鍋子紅，泣
盡油，出之。又再研，再入油，再上火，凡如此共兩次，即砒霜伏。

卷七
赤箭
赤箭，天麻苗也。然與天麻治療不同，故後人分之為二。經言八月采根曝幹，故知此即苗也。

卷七
天門冬
麥門冬之類。雖曰去心，但以水漬漉，使周潤，滲入肌，俟軟，緩緩擘取，不可浸出脂液。其不知者，乃以湯浸一二時。柔即柔矣，然氣味都盡，用之不效，乃曰藥不神，其
可得乎？治肺熱之功為多。其味苦，但專泄而不專收，寒多人禁服。余如二經。

卷七
麥門冬
麥門冬根上子也。治心肺虛熱，並虛勞客熱，亦可取苗作熟水飲。

卷七
蒼術
其長如大拇指，肥實，皮色褐，氣味辛烈，須米泔浸洗，再換泔浸二日，去上粗皮。白術粗促，色微褐，氣味亦微辛，苦而不烈。古方及《本經》只言術，未見分
其蒼白二種
也。只緣陶隱居言術有兩種。自此，人多貴白者。今人但貴其難得，惟用白者，往往將蒼術

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之類，蒼術為最要藥，功尤速。殊不詳《本草》元無白術之名，近
世多用，亦宜兩審。嵇康曰：『聞道人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亦無白字。

卷七

地黃

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牛奶子。花、莖有微細短白毛。經
只言幹生二種，不言熟者。如血虛勞熱，產後虛熱，老人中虛燥熱，須地黃者，生與生幹常
慮大寒，如此之類，故後世改用熟者。蒸曝之法：以細碎者洗出，研取汁，將粗地黃蒸出曝
幹，投汁中，浸三二時，又曝，再蒸，如此再過為勝，亦不必多。此等與幹生二種，功治殊
別。陶但雲搗汁和蒸殊用工，意不顯其法，不註治療，故須悉言耳。

卷七

菖蒲

世又謂之蘭蓀，生水次，失水則枯，根節密者，氣味足。有人患遍身生熱毒瘡，痛而
不癢，手足尤甚，然至頸而止，粘著衣被，曉夕不得睡，痛不可忍。有下俚教以菖蒲三斗，
銼，日幹之，舂羅為末，布席上，使病瘡人恣臥其間，仍以被衣覆之。既不粘著衣被，又復
得睡，不五七日之間，其瘡如失。後自患此瘡，亦如此用，應手神驗。其石菖蒲根，絡石而
生者節乃密，入藥須此等。

卷七

澤瀉

澤瀉，其功尤長於行水。張仲景曰：水搐渴煩，小便不利，或吐或瀉，五苓散主之。
方用澤瀉，故知其用長於行水。《本經》又引扁鵲雲『多服，病患眼』，誠為行去其水。張
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過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凡服澤瀉散人，未有不小便

多者。小便既多，腎氣焉得復實？今人止泄精，多不敢用。

卷七

山藥

按《本草》上一字犯英廟諱。下一字曰蕷，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為藥，今人遂呼為山藥。如此則盡失當日本名，慮歲久以山藥為別物，故書之。此物貴生幹，方入藥。其法：冬月以布裹手，用竹刀子剛去皮，於屋檐下風逕處盛竹篩中，不得見日色。一夕幹五分，俟全幹收之，惟風緊則幹速。所以用幹之意，蓋生濕則滑，不可入藥，熟則只堪啖，亦滯氣。余如經。

卷七

菊花

近世有二十余種，惟單葉花小而黃，綠葉色深小而薄，應候而開者是也。《月令》所謂菊有黃華者也。又鄧州白菊，單葉者亦入藥，余醫經不用。專治頭目風熱。今多收之作枕。

卷七

甘草

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澀，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子如小扁豆，齒嚙不破。今出河東西界，入藥須微炙，不爾，亦微涼。生則味不佳。

卷七

人參

今之用者，皆河北榷場博易到，盡是高麗所出，率虛軟味薄，不若潞州上黨者味濃體實，用之有據。土人得一窠，則置於版上，以色絲纏系，根頗纖長，不與榷場者相類。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歧者。其價與銀等，稍為難得。

卷七

石斛

細若小草，長三四寸，柔韌，折之，如肉而實。今人多以木斛渾行，醫工亦不能明辨。世又謂之金釵石斛，蓋後人取象而言之。然甚不經，將木斛折之，中虛，如禾草，長尺余，但色深黃光澤而已。真石斛治胃中虛熱有功。

卷七

牛膝

今西京作畦種，有長三尺者最佳。與蓯蓉浸酒服，益腎。竹木刺入肉，嚼爛罨之，即出。

卷七

細辛

細辛用根，今惟華州者佳，柔韌，極細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治頭面風痛，不可闕也。葉如葵葉，赤黑，非此，則杜蘅也。杜蘅葉形如馬蹄下，故俗雲馬蹄香。

蓋根似白前，又似細辛。襄、漢間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不可用。

卷七

柴胡

《本經》並無一字治勞，今人治勞方中鮮有不用者。嗚呼！凡此誤世甚多。嘗原病勞，有一種真臟虛損，復受邪熱，邪因虛而致勞，故曰勞者牢也。當須斟酌用之，如《經驗方》中，治勞熱青蒿煎丸，用柴胡正合宜耳，服之無不效。熱去，即須急已。若或無熱，得此愈甚，雖至死，人亦不怨，目擊甚多。《日華子》又謂補五勞七傷。《藥性論》亦謂治勞乏羸瘦。若此等病，苟無實熱，醫者執而用之，不死何待！註釋本草，一字亦不可忽，蓋萬世之後，所誤無窮耳。苟有明哲之士，自可處治。中下之學，不肯考究，枉致淪沒，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如張仲景治寒熱往來如瘧狀，用柴胡湯，正合其宜。

卷七

薏苡仁

此李商隱《太倉銘》中所謂『薏苡似珠，不可不虞』者也，取仁用。《本經》云：『微寒，主筋急拘攣』。拘攣有兩等，《素問》註中『大筋受熱，則縮而短，縮短故攣急不伸』。此是因熱而拘攣也，故可用薏苡仁。若《素問》言因寒則筋急者，不可更用此也。凡用之，須倍於他藥。此物力勢和緩，須倍加用，即見效。蓋受寒即能止人筋急。受熱，故使人筋攣。若但熱而不曾受，又亦能使人筋緩。受濕則又引長無力。

卷七

車前

陶隱居云：其葉搗取汁服，療泄精。大誤矣！此藥甘滑，利小便，走泄精氣。經云：主小便赤，下氣。有人作菜食，小便不禁，幾為所誤。

卷七

莣蔚子

葉至初春亦可煮作菜食，淩冬不雕悴。唐武後九燒與灰入緊面藥。九燒之義，已具冬灰條中。

卷七

木香

專泄決胸腹間滯塞冷氣，他則次之。得橘皮、肉豆蔻、生姜相佐使絕佳，效尤速。又一種，嘗自岷州出塞，得生青木香，持歸西洛。葉如牛蒡但狹長，莖高三四尺，花黃，一如金錢，其根則青木香也。生嚼之，極辛香，尤行氣。

卷七

菟絲子

附叢木中，即便蔓延花實，無綠葉，此為草中之異。其上有菟絲下有茯苓之說，未必耳，已於茯苓條中具言之。

卷七

巴戟天

巴戟天本有心，幹縮時偶自落，或可以抽摘，故中心或空，非自有小孔子也。今人欲要中間紫色，則多偽，以大豆汁沃之，不可不察。外堅難染，故先從中間紫色。有人嗜酒，日須五七杯，後患腳氣甚危，或教以巴戟半兩，糯米同炒，米微轉色，不用米，大黃一兩，銼、炒，同為末，熟蜜為丸，溫水服五七十丸，仍禁酒，遂愈。

卷八

肉蓯蓉

《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為殼，於義為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效。

卷八

蒺藜

蒺藜有兩等：一等杜蒺藜，即今之道旁布地而生，或生墻上，有小黃花，結芒刺，此正是墻有茨者。花收摘蔭幹，為末，每服三二錢，飯後以溫酒調服，治白癜風。又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補腎藥，今人多用。風家惟用刺蒺藜。

卷八

防風黃

防風、黃世多相須而用。唐許胤宗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後病風，不能言，脈沈難對，醫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防風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卷八

千歲

唐開元末，訪隱民姜撫，已幾百歲，召至集賢院。言服常春藤，使白發還，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終南往往有之。帝遣使多取，以賜老臣。詔天下，使自求之。擢撫

銀青

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取之作湯餅，賜大臣

。右驍騎將軍甘守誠曰：常春者千歲也，旱藕者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

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慚，請求藥牢山，遂逃去。今書之以備世疑。

卷八

黃連

今人多用治痢，蓋執以苦燥之義。下俚但見腸虛滲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更不知止。又罔顧寒熱多少，但以盡劑為度，由是多致危困。若氣實初病，熱多血痢，服之便止，

仍不必盡劑也。或虛而冷，則不須服。余如經。

卷八

藍實

即大藍實也，謂之蓼藍非是，《爾雅》所說是。解諸藥等毒，不可闕也。實與葉兩用。《註》不解實只解藍葉，為未盡。經所說盡矣。藍一本而有數色——刮竹、青綠、雲碧、

青藍、黃，豈非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生葉汁解藥毒，此即大葉藍，又非蓼藍也。蓼藍，

即堪揉汁，染翠碧。花成長穗，細小，淺紅色。

卷八

景天

陶隱居既云：今人皆盆盛養之於屋上，即知是草藥。又言廣州城外有一株，雲可三四圍，呼為慎火木。既曰雲，即非親見也。蓋是傳聞，亦非誤耳，乃陶之輕聽也。然極易種，但

折生枝置土中，頻澆溉，旬日便下根，濃研取汁，塗火心瘡，甚驗。幹為末，水調，掃遊風

、赤腫、熱者。

卷八

蒲黃

蒲黃處處有，即蒲槌中黃粉也。今京師謂槌為蒲棒。初得黃，細羅，取萼別貯，以備他用。將蒲黃水調為膏，擘為塊，人多食之，以解心臟虛熱。小兒尤嗜。涉月則燥，色味皆
淡，須蜜水和。然不可多食，令人自利，不益極虛人。

卷八

蘭草

諸家之說異同，是曾未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花香。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間頗有，山外平田即無。多生陰地，生於幽谷，益可驗矣。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及一、
二
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秋蘭，色淡
。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上，花開時滿室盡香，與他花香又別。唐白樂天有種
蘭不種艾之詩，正為此蘭矣。今未見用者。《本經》蘇註：『八月花白。』此即澤蘭也。

卷八

茵陳蒿

張仲景治傷寒熱甚發黃者，身面悉黃，用之極效。又一僧因傷寒後發汗不徹，有留熱，身面皆黃，多熱，期年不愈。醫作食黃治之，治不對，病不去。問之，食不減。尋與此
藥，服五日，病減三分之一，十日減三分之二，二十日病悉去。方用山茵陳、山梔子各三分
，秦艽、升麻各四錢，末之。每用三錢，水四合，煎及二合，去滓，食後溫服，以知為度。
然此藥以茵陳蒿為本，故書之。

卷八

決明子

苗高四五尺，春亦為蔬，秋深結角。其子生角中，如羊腎。今湖南北人家園圃所種甚多，或在村野成段種。《蜀本・圖經》言：葉似苜蓿而闊大，甚為允當。

卷八

芎

今出川中。大塊，其裏色白，不油色，嚼之微辛甘者佳。他種不入藥，只可為末，煎湯沐浴。此藥今人所用最多，頭面風不可闕也，然須以他藥佐之。沈括云：予一族子，舊服
芎，醫鄭叔熊見之云：芎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朝士張子通之妻病腦風，服芎甚久，亦一旦暴亡。皆目見者。此蓋單服耳，若單服既久，則走散真氣。既使他藥佐使，又不久服，中病便已，則何能至此也。

卷八

五味子

今華州之西至秦州皆有之。方紅熟時采得，蒸爛，研，濾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再火上，待蜜熟，俟冷，器中貯，作湯。肺虛寒人，可化為湯，時時服。作果，
可以寄遠。《本經》言溫，今食之多致虛熱，小兒益甚。《藥性論》以謂除熱氣。《日華子
》又謂暖水臟，又曰除煩熱。後學至此多惑。今既用之治肺虛寒，則更不取除煩熱之說。則
下藥亦用之。入藥生曝，不去子。

卷八

旋花

旋花蔓生，今之河北、京西、關陝田野中甚多，最難鋤艾，治之又生。世又謂之鼓子花，言其形肖也。四五月開花，亦有多葉者。其根寸截，置土下，頻灌溉，方涉旬，苗已生
。《蜀本・圖經》是矣。

卷九

當歸

《廣雅》云：『山蘄（古芹切）當歸也，似芹而粗大』。《說文》云：『蘄，草也，生山中者名藒（音百）』。新書《圖經》以謂『當歸，芹類也，在平地者名芹，生山中粗大者名

當歸』。若然，則今川蜀皆以平地作畦種，尤肥好多脂肉。不以平地、山中為等差，但肥潤
不枯燥者佳。今醫家用此一種為勝。市人又以薄酒灑，使肥潤，不可不察也。《藥性論》云：『補女子諸不足』。此說盡當歸之用矣。

卷九
芍藥
芍藥全用根，其品亦多，須用花紅而單葉，山中者為佳。花葉多，即根虛。然其根多赤色，其味澀苦，或有色白粗肥者益好。余如經。然血虛寒人禁此一物。古人有言曰：減芍
藥以避中寒，誠不可忽。

卷九
生姜
治暴逆氣，嚼三兩皂子大，下咽定，屢服屢定。初得寒熱痰嗽，燒一塊，冷嚥之，終日間嗽自愈。暴赤眼無瘡者，以古銅錢刮凈姜上取汁，於錢唇點目，熱淚出，今日點，來日
愈。但小兒甚懼，不須疑，已試良驗。

卷九
麻黃
出鄭州者佳，剪去節，半兩，以蜜一匙匕，同炒良久，以水半升煎，俟沸，去上沫，再煎，去三分之一，不用滓。病瘡倒黑者，乘熱盡服之，避風，伺其瘡復出。一法用無灰酒煎。但小兒不能飲酒者難服，然其效更速。以此知此藥入表也。

卷九
葛根
澧、鼎之間，冬月取生葛，以水中揉出粉，澄成垛，先煎湯使沸，後擘成塊下湯中，良久，色如膠，其體甚韌，以蜜湯中拌食之。擦少生姜尤佳。大治中熱、酒、渴病，多食行
小便，亦能使人利。病酒及渴者，得之甚良。彼之人，又切入煮茶中以待賓，但甘而無益。
又將生葛根煮熟者，作果賣。虔、吉州、南安軍亦如此賣。

卷九

栝樓實

九月十月間取穰，以幹葛粉拌，焙幹，銀石器中熳火炒熟為末。食後，夜臥，以沸湯點一二錢服，治肺燥，熱渴，大腸秘。其根與貝母、知母、秦艽、黃芩之類，皆治馬熱。

卷九

苦參

有朝士苦腰重，久坐，旅拒十余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謂朝士曰：見公日逐以藥揩齒，得無用苦參否？曰：始以病齒，用苦參已數年。此病由苦參入齒，其氣味傷腎，故使人
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腰疾皆愈，此皆方書
舊不載者。有人病遍身風熱細疹，癢痛不可任，連胸頸臍腹及近隱處皆然，涎痰亦多，夜不
得睡。以苦參末一兩，皂角二兩，水一升，揉濾取汁，銀石器熬成膏，和苦參末為丸，如梧
桐子大，食後溫水服二十至三十丸，次日便愈。

卷九

石龍芮

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有毛而末銳。入藥須生水者，陸生者又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系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惟陸生者，補陰不足，莖常冷，
失精。余如經。

卷九

瞿麥

八政散用瞿麥，今人為至要藥。若心經雖有熱而小腸虛者服之，則心熱未退，而小腸別作病矣。料其意者，不過為心與小腸為傳送，故用此入小腸藥。按經，瞿麥並不治心熱。
若心無大熱，則當只治其心。若或制之不盡，須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八政散者，其意如

此。

卷九

白芷

白芷，是也，出吳地者良。經曰：『能蝕膿。』今人用治帶下、腸有敗膿、淋露不已，腥穢殊甚，遂至臍腹更增冷痛。此蓋為敗膿血所致，卒無已期，須以此排膿。白芷一兩，單葉紅蜀葵根二兩，芍藥根白者、白礬各半兩，礬燒枯別研，余為末，同以蠟丸，如梧子大。空肚及飯前米飲下十丸或十五丸。俟膿盡。仍別以他藥補之。

卷九

杜蘅

用根，似細辛，但根色白，葉如馬蹄之下。市者往往亂細辛，須如此別之。《爾雅》以謂『似葵而香』，是也。將杜蘅與細辛相對，便見真偽。況細辛惟出華州者良。杜蘅其色黃白，拳局而脆，幹則作團。

卷九

紫菀

紫菀用根，其根柔細，紫色，益肺氣，經具言之。《唐本》註言『無紫菀時，亦用白菀』。白菀即女菀也。今《本草》無白菀之名，蓋唐修《本草》時已刪去。

卷九

百合

張仲景用治傷寒壞後百合病須此也。莖高三尺許，葉如大柳葉，四向攢枝而上。其顛即有淡黃白花，四垂向下覆，長蕊。花心有檀色，每一枝顛，須五六花。子紫色，圓如梧子，生於枝葉間。每葉一子，不在花中，此又異也。根即百合，其色白，其形如松子殼，四向攢生，中間出苗。

卷九

酸漿

今天下皆有之。苗如天茄子，開小白花，結青殼。熟則深紅，殼中子大如櫻，亦紅色。櫻中復有細子，如落蘇之子，食之有青草氣。此即苦耽也。今《圖經》又立苦耽條，顯然重復。《本經》無苦耽。

卷九

蠡實

陶隱居云：方藥不復用，俗無識者。《本經》諸家所註不相應，若果是馬藺，則《日華子》不當更言亦可為菜蔬食。蓋馬藺其葉馬牛皆不食，為才出土葉已硬，況又無味，豈可更堪人食也。今不敢以蠡實為馬藺子，更俟博識者。

卷九

石香

石香處處有之，不必山巖石縫中，但山中臨水附崖處或有之。九月十月尚有花。

卷十

款冬花

百草中，惟此罔顧冰雪，最先春也，世又謂之鉆凍。雖在冰雪之下，至時亦生芽。春時入或采以代蔬，入藥須微見花者良。如已芬芳，則都無力也。今人又多使如箸頭者，恐未有花爾。有人病咳多日，或教以然款冬花三兩枚，於無風處，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咽之。數日效。

卷十

牡丹

用其根上皮。花亦有緋者，如西洛潛溪緋是也。今禁苑又有深碧色者。惟山中單葉花紅者為佳，家子次之。若移枝接者不堪用，為其花葉既多發，奪根之氣也。何以知之？今千葉牡丹，初春留花稍多，來年花枝並葉便瘦，多是開不成。市人或以枝梗皮售於人，

其乖
殊甚。

卷十
女苑
一名白苑。或者謂為二物，非也。唐刪去白苑之條，甚合宜。陶能言，不能指說性狀。余從經中，所說甚明，今直取經。

卷十
澤蘭
按《補註》云：『葉如蘭。』今蘭葉如麥門冬，稍闊而長，及一二尺無枝梗，殊不與澤蘭相似。澤蘭才出土便分枝梗，葉如菊
，但尖長。若取其香嗅，則稍相類。既謂之澤蘭，又曰生汝南大澤旁，則其種本別。如蘭之
說誤矣。

卷十
地榆
性沈寒，入下焦，熱血痢則可用。若虛寒人及水瀉白痢，即未可輕使。

卷十
白前
保定肺氣，治嗽多用。白而長於細辛，但粗而脆，不似細辛之柔。以溫藥相佐使，則尤佳。余如經。

卷十
土瓜
體如栝樓，其殼徑寸。一種長二寸許，上微圓，下尖長，七八月間熟，紅赤色。殼中子如螳螂頭者，今人又謂之赤雹子，其根即土瓜根也。於細根上又生淡黃根，三五相連，如
大指許。根與子兩用，紅子同白土子，治頭風。

卷十

薺

今陝州采為脯，別有法，甚甘美，兼可寄遠。古人以謂薺似人參者是。此解藥毒甚驗。

卷十

積雪草

今南方多有，生陰濕地，不必荊楚。形如水荇而小，面亦光潔，微尖為異。今人謂之連錢草，蓋取象也。其葉各生。搗爛，貼一切熱毒癰疽等。秋後收之，蔭幹為末，水調。

卷十

莎草

其根上如棗核者，又謂之香附子，亦入印香中，亦能走氣，今人多用。雖生於莎草根，然根上或有或無。有薄皺皮，紫黑色，非多毛也。刮去皮則色白。若便以根為之，則誤矣

。其味苦。

卷十

惡實

惡實是子也，今謂之牛蒡。未去萼時，又謂之鼠粘子，根謂之牛菜。疏風壅涎唾多，咽膈不利。微炒，同入荊芥穗各一兩，甘草炙半兩，並為末。食後、夜臥，湯點二錢服，當

緩取效。子在萼中，萼上有細鉤，多至百十，謂之芒則誤矣。根長一二尺，粗如拇指，煮爛

為菜。

卷十

大小薊

大小薊皆相似，花如髻。但大薊高三二尺，葉皺。小薊高一尺許，葉不皺，以此為異。小薊，山野人取為蔬，甚適用。雖有微芒，亦不能害人。

卷十

艾葉

艾葉幹搗，篩去青滓，取白。入石硫黃，為硫黃艾，灸家用。得米粉少許，可搗為末，入服食藥。入硫黃別有法。

卷十

陟厘

陟厘，今人治為苔脯堪啖，京城市者甚多。然治渴疾，仍須禁食鹽。余方家亦罕用。

卷十

菟葵

綠葉如黃蜀葵，花似拗霜甚雅，形如至小者初開單葉蜀葵。有檀心，色如牡丹姚黃蕊，則蜀葵也。唐劉夢得還京云：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者是也。

卷十

白藥

白藥，今為治馬肺熱藥，有效。

卷十

香子

今人只呼為茴香，治膀胱冷氣及腫痛。亦調和胃氣。《唐本》註：『似老胡荽』，此誤矣。胡荽葉如蛇床，香徒有葉之名，但散如絲發，特異諸草。枝上時有大青蟲，形如
蠶，治小腸氣甚良。

卷十

郁金

郁金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郁金之氣。

卷十

肉豆蔻

對草豆蔻言之。去殼，只用肉，肉油色者佳。枯白，味薄，瘦虛者下等。亦善下氣，多服則泄氣，得中則和來其氣。

卷十

茅香

茅香花白。根如茅，但明潔而長。皆可作浴湯，同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

卷十

青黛

青黛乃藍為之。有一婦人患臍下腹上、下連二陰遍滿生濕瘡，狀如馬瓜瘡，他處並無，熱癢而痛，大小便澀，出黃汁，食亦減，身面微腫。醫作惡瘡治，用鰻鱺魚、松脂、黃丹之類。藥塗上，瘡愈熱，痛愈甚。治不對，故如此。問之，此人嗜酒，貪啖，喜魚蟹發風等物。令急用溫水洗拭去膏藥，尋以馬齒莧四兩，爛研細，入青黛一兩，再研勻，塗瘡上，即時熱減，痛癢皆去。仍服八政散，日三服，分敗客熱。每塗藥，得一時久。藥已幹燥，又再塗新濕藥。凡如此，及日減三分之一，五日減三分之二，自此二十日愈。既愈而問曰：此瘡何緣至此？曰：中、下焦蓄風熱毒气，若不出，當作腸癰內痔，仍常須禁酒及發風物。然不能禁酒，後果然患內痔。

卷十

零陵香

零陵香至枯幹猶香，入藥絕可用。婦人浸油飾發，香無以加，此即蕙草是也。

卷十

天麻

天麻用根，須別藥相佐使，然後見其功，仍須加而用之。人或蜜漬為果，或蒸煮食。用天麻者，深思之則得矣。苗則赤箭也。

卷十

葦芨

葦芨走腸胃中冷氣，嘔吐，心腹滿痛。多服走泄真氣，令人腸虛下重。

卷十

使君子

紫黑色，四棱高，瓣深。今經中謂之棱瓣深，似令人難解。秋末冬初，人將入鼎、澧。其仁味如椰子肉。經不言用仁，為復用皮。今按文味甘即是用肉，然難得仁，蓋絕小。

今醫家或兼用殼。

卷十

密蒙花

利州路甚多。葉冬亦不雕，然不似冬青。蓋柔而不光潔，不深綠，花細碎，數十房成一朵，冬生春開。此木也，今居草部，恐未盡善。

卷十一

大黃

大黃損益，前書已具。仲景治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用大黃、黃芩、黃連。或曰：心氣既不足矣，而不用補心湯，更用瀉心湯，何也？答曰：若心氣獨不足，則不當須吐衄也。此乃邪熱，因不足而客之，故吐衄。以苦泄其熱，就以苦補其心，蓋兩全之。有是證者，用之無不效。量虛實用藥。

卷十一

桔梗

治肺熱，氣奔促，嗽逆，肺癰，排膿。陶隱居云：俗方用此，乃名薺。今別有薺，所謂亂人參者便是，非此桔梗也。《唐本》註云：『陶引薺亂人參，謬矣。』今詳之，非也。隱居所言，其意只以根言之，所以言亂人參。《唐本》註卻以苗難之，乃本註誤矣。

卷十一

甘遂

今惟用連珠者，然經中不言，此藥專於行水攻決為用，入藥須斟酌。

卷十一

葶藶

葶藶用子。子之味有甜、苦兩等，其形則一也。經既言味辛苦，即甜者不復更入藥也。大概治體皆以行水走泄為用，故曰久服令人虛。蓋取苦泄之義，其理甚明。《藥性論》所
說盡矣，但不當言味酸。

卷十一

蕘花

今京、洛間甚多。張仲景《傷寒論》以蕘花治利者，以其行水也。水去則利止，其意如此。然今人用時，當以意斟酌，不可使過與不及也。仍須是有是證者方可用。

卷十一

旋覆花

葉如大菊，又如艾蒿。八九月有花，大如梧桐子，花淡黃綠，繁茂，圓而覆下，亦一異也。其香過於菊，行痰水，去頭目風。其味甘苦辛，亦走散之藥也。其旋花四月五月有
花，別一種，非此花也，第八卷已具。

卷十一

藜蘆

藜蘆為末，細調，治馬疥癢。

卷十一

烏頭、烏喙、天雄、附子、側子

凡五等，皆一物也，只以大小、長短、似像而名之。後世
補虛寒，則須用附子，仍取其端平而圓、大及半兩以上者。其力全不僭。風家即多用天雄，
亦取其大者。以其尖角多熱性，不肯就下，故取敷散也。此用烏頭、附子之大略如此。余三
等，則量其材而用之。其炮制之法，經方已著。

卷十一

射幹

此乃荀子所說『西方之木，名曰射幹』者也。《註》復引《本草》曰：『不合以射幹為木』。殊不知五行只以水、火、木、金、土而言之，故儒者以草、木皆木也，金、鉛皆金
也，糞、土皆土也，灰、火皆火也，水、池皆水也。由是言之，即非佛經所說火宅喻之獸，
及阮公所雲臨層城者之木。況《本經》亦曰：『一名草姜』，故知是草無疑。今治肺氣、喉
痹為佳。日華子曰：『大小似高良姜，赤黃色』。此得之。

卷十一

半夏

今人惟知去痰，不言益脾，蓋能分水故也。脾惡濕，濕則濡而困，困則不能制水。經曰：『濕勝則瀉』。一男子夜數如廁，或教以生姜壹兩碎之，半夏湯洗，與大棗各三十枚，
水一升，瓷瓶中慢火燒為熟水，時時呷，數日便已。

卷十一

蜀漆

常山苗也。治瘧、多吐人，其他亦未見所長。此草也。慮歲久，人或別有異論，故預雲。余如經。

卷十一

常山

蜀漆根也，亦治瘧、吐痰，如雞骨者佳。

卷十一

青葙子

經中並不言治眼，《藥性論》始言之。能治肝藏熱毒沖眼、赤障、青盲。蕭炳可雲：『理眼。』日華子云：『益腦髓，明耳目，鎮肝。』今人多用之治眼，殊不與經意相當。

卷十一

白薇白芨

古今服餌方少有用者，多見於斂瘡方中。二物多相須而行。

卷十一

草蒿

今青蒿也，在處有之，得春最早，人剔以為蔬，根赤葉香。今人謂之青蒿，亦有所別也。但一類之中，又取其青者。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窠，迥然

青色，土人謂之為香蒿。莖葉與常蒿一同，但常蒿色淡青，此蒿色深青。猶青，故氣芬芳。

恐古人所用以深青者為勝，不然諸蒿何嘗不青？

卷十二

連翹

亦不至翹出眾草、下濕地亦無，太山山谷間甚多。今只用其子。折之，其間片片相比如翹，應以此得名爾。治心經客熱最勝，尤宜小兒。

卷十二

白頭翁

生河南洛陽界及新安土山中。性溫，止腹痛，暖腰膝。《唐本》註及《藥性論》甚詳。陶隱居失於不審，宜其排叱也。新安縣界兼山野中屢嘗見之，正如《唐本》註所說。至

今本『處山中人賣白頭翁丸，言服之壽考』，又失古人命名之意。

卷十二

茹

茹治疥，馬疥尤善。服食方用者至少。

卷十二

羊蹄

經不言根，《圖經》加根字。處處有。葉如菜中菠，但無歧，而色差青白。葉濃，花與子亦相似。葉可潔擦浦器，根取汁塗疥癬。子謂之金喬麥，燒煉家用以制鉛汞。又銼

根，研，絞汁，取三二匙，水半盞，煎一二沸，溫溫空肚服。治產後風秘，殊驗。

卷十二

蒴

蒴與陸英，既性味及出產處不同，治療又別，自是二物，斷無疑焉。況蒴花白，子初青如綠豆顆，每朵如盞面大，又平生，有一二百子，十月方熟紅，豈得言剩出此條，孟浪之甚也。

卷十二

夏枯草

今又謂之郁臭。自秋便生，經冬不瘁。春開白花，中夏結子，遂枯。古方九燒灰，合緊面藥。初生嫩時作菜食之，須浸洗，淘去苦水，治瘰鼠漏。

卷十二

蚤休

蚤休無旁枝，只一莖，挺生，高尺余，顛有四五葉，葉有歧，似虎杖。中心又起莖，亦如是生葉，惟根入藥用。

卷十二

虎杖

根微苦，經不言味，此草藥也。《蜀本·圖經》言：『作木，高丈余』。此全非虎杖，大率皆似寒菊。然花、葉、莖、蕊差大為異，仍莖葉有淡黑斑。自六七月旋旋開花，至九月中方已。花片四出，其色如桃花差大，外微深。陝西山麓水次甚多，今天下暑月多煎根汁為飲，不得甘草，則不堪飲。《藥性論》云：『和甘草煎，嘗之甘美。』其味甘，即是甘草之味，非虎杖也。論其攻治則甚當。

卷十二

馬勃

此唐韓退之所謂『牛溲馬勃俱收並蓄』者也。有大如鬥者，小亦如升杓。去膜，以蜜

揉拌，少以水調，呷，治喉閉咽痛。

卷十二

虬莓

今田野道旁處處有之，附地生。葉如覆盆子，但光潔而小，微有縐紋。花黃，比蔾藜花差大，春末夏初，結紅子如荔枝色。余如經。

卷十二

苧根

如麻。花如白楊而長，成穗生，每一朵，凡數十穗，青白色。

卷十二

菇根

蒲類。四時取根搗，絞汁用。河朔邊人只以此苗飼馬，曰菇蔣，及作薦。花如葦，結青子，細若青麻黃，長幾寸。彼人收之，合粟為粥，食之甚濟饑，此杜甫所謂『願作冷秋菇』者是也。為其皆生水中及岸際，多食亦令人利。

卷十二

薤草

《爾雅》曰：薤（音猶）蔓子。《左傳》亦曰：『一薰一薤，十年尚薤臭』者，是此草。

卷十二

牽牛子

諸家之說紛紛不一，陶隱居尤甚。言花狀如扁豆，殊不相當。花朵如鼓子花，但碧色，日出開，日西合。今註又謂其中子類喬麥，亦非也。蓋直如木猴梨子，但黑色，可微炒，搗取其中粉一兩，別以麩炒去皮尖者，桃仁末半兩，以熟蜜和丸如梧桐子，溫水服三二十丸，治大腸風秘壅熱。苦澀，不可久服，亦行脾腎氣故也。

卷十二

蓖麻子

蓖麻子作朵生，從下旋旋開花而上，從下結子，宛如牛身之蜱。取子炒熟，去皮，爛嚼，臨睡服三二枚，漸加至十數枚。治瘰，必效。

卷十二

草

草，葛勒蔓也。治傷寒汗後虛熱，銼，研，取生汁，飲一合，愈。

卷十二

獨行根

苗蔓生，子則馬兜零也。根扁，其嗅稍似葛根。細搗，水調，敷疔腫。後有馬兜零條。

卷十二

芭蕉

三年以上，即有花自心中出，一莖只一花，全如蓮花。葉亦相似，但其色微黃綠，從下脫葉。花心但向上生，常如蓮樣，然未嘗見其花心，剖而視之亦無蕊，悉是葉，但花頭常下垂。每一朵，自中夏開，直至中秋後方盡。凡三葉，開則三葉脫落。北地惜其種，人故少用。縷其苗為布。取汁，婦人塗發令黑。余說如經。

卷十二

蒲公草

今地丁也，四時常有花，花罷飛絮，絮中有子，落處即生。所以庭院間亦有者，蓋因風而來也。

卷十二

水紅子

不以多少，微炒一半，余一半生用，同為末，好酒調二錢，日三服，食後、夜臥，各一服。治瘰，瘡破者亦治。

卷十二

水蓼

大率與水紅相似，但枝低爾，今造酒，取以水浸汁，和面作曲，亦假其辛味。

卷十二

角蒿

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苗與角治口齒絕勝。

卷十二

雀麥

今謂之燕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疏。唐劉夢得所謂『菟葵燕麥搖春風』者也。

卷十二

骨碎補

苗不似姜，姜苗如葦梢。此物苗，每一大葉兩邊，小葉槎牙，兩兩相對，葉長有尖瓣。余如經。

卷十二

馬兜零

蔓生，附木而上。葉脫時，零尚垂之，其狀如馬項鈴，故得名。然熟時則自拆，拆間有子。全者，采時須八九月間。治肺氣喘急。

卷十二

燈心草

陝西亦有。蒸熟，幹則拆取中心穰然燈者，是謂之熟草，又有不蒸，但生幹剝取者，為生草。入藥宜用生草。

卷十二

威靈仙

治腸風。根性快，多服疏人五臟真氣。

卷十二

何首烏

兼黑髭鬢，與蘿蔔相惡，令人髭鬢早白。治腸風熱多用。

卷十二

五倍子

今染家亦用。口瘡以末摻之，便可飲食。

卷十二

金櫻子

經：『九月十月熟時采』，不爾，復令人利。

卷十二

萱草

根洗凈研汁一盞，生姜汁半盞相和，時時細呷，治大熱衄血。

卷十二

葫蘆巴

《本經》云：『得香子、桃仁，治膀胱氣甚效。』嘗合，惟桃仁麩炒，各等分，半以酒糊丸，半為散。每服五七十丸，空心食前鹽酒下。散以熱米飲調下，與丸子相間，空心服。日各一二服。

卷十二

金星草

丹石毒發於背，及一切癰腫。每以根葉一分，用酒一大盞，煎汁服。不惟下所服石藥，兼毒去、瘡愈。如不欲酒，將末一二分，新汲水調服，以知為度。

卷十二

木賊

細銼，微微炒，搗為末，沸湯點二錢，食前服，治小腸膀胱氣，緩緩服必效。

卷十三

茯苓

乃樵斫訖多年松根之氣所生。此蓋根之氣味，噎郁未絕，故為是物。然亦由土地所宜

與不宜。其津氣盛者，方發泄於外，結為茯苓，故不抱根而成物。既離其本體，則有苓之義
。茯神者，其根但有津氣而不甚盛，故只能伏結於本根，既不離其本，故曰茯神。此物行水
之功多，益心脾不可闕也。或曰松既樵矣，而根尚能生物乎？答曰：如馬勃、菌、五芝、木
耳、石耳之類，皆生於枯木、石、糞土之上，精英未淪，安得不為物也。其上有菟絲，下有
茯苓之說，甚為輕信。

卷十三
琥珀
今西戎亦有之，其色差淡而明澈。南方者色深而重濁，彼土人多碾為物形。若謂千年
茯苓所化，則其間有沾著蜾蠃蜂蟻，宛然完具者，是極不知也。《地理誌》云：『林邑多琥
珀，實松脂所化耳。』此說為勝，但土地有所宜不宜，故有能化有不能化者。張茂先又為『
燒蜂窠所作』，不知得於何處。以手摩熱，可以拾芥。余如經。

卷十三
松黃
一如蒲黃，但其味差淡。治產後壯熱、頭痛頰赤、口幹唇焦、多煩躁渴、昏悶不爽。
松花、川芎、當歸、石膏、蒲黃五物等同為末，每服二錢，水二合，紅花二撚，同煎七分，
去滓，粥後溫溫細呷。
松子，多東海來，今關右亦有，但細小味薄，與柏子仁同治虛秘。

卷十三
柏
取脂以療馬疥。今未見用松脂者。老人虛秘，柏子仁、大麻子仁、松子仁等分，同研
，溶白蠟，丸桐子大。以少黃丹湯，服二三十丸，食前。嘗官陝西，每登高望之，雖千萬株
，皆一一西指。蓋此木為至堅之木，不畏霜雪，得木之正氣，他木不逮也。所以受金之

正氣
所制，故一一向之。

卷十三
桂
桂大熱。《素問》云：辛甘，發散為陽。故漢張仲景桂枝湯，治傷寒表虛皆須此藥，是專用辛甘之意也。《本草》第一又云：『療寒以熱藥』。故知三種之桂，不取菌桂、牡桂者
，蓋此二種，性止溫而已，不可以治風寒之病。獨有一字桂，《本經》言甘辛大熱，此正合
《素問》辛甘發散為陽之說，尤知菌、牡二桂不及也，然《本經》只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
，蓋亦取其枝上皮。其木身粗濃處，亦不中用。諸家之說，但各執己見，終無證據。今又謂
之官桂，不知緣何而立名。慮後世為別物，故書之。又有桂心，此則諸桂之心，不若一字桂
也。

卷十三
楓香
與松脂皆可亂乳香，尤宜區別。楓香微黃白色，燒之尤見真偽。兼能治風癮疹癢毒。
水煎，熱燥洗。

卷十三
幹漆
若濕漆，藥中未見用。凡用者，皆幹漆耳。其濕者，在燥熱及霜冷時則難幹，得陰濕
，雖寒月亦易幹。亦物之性也。若沾漬人，以油治之。凡驗漆，惟稀者以物蘸起細而不斷，
斷而急收起，又塗於幹竹上，蔭之速幹者，並佳。余如經。

卷十三
蔓荊實
諸家所解，蔓荊、牡荊紛糾不一。經既言蔓荊，明知是蔓生，即非高木也。既言牡

荊，則自是木上生者。況《漢書・郊祀誌》所言『以牡荊莖為幡竿』，故知蔓荊即子大者是
，又何疑焉。後條有欒荊，此即便是牡荊也。子青色，如茱萸，不合更立欒荊條。故文中雲
：本草不載，亦無別名，但有欒花，功用又別，斷無疑焉。《註》中妄稱石荊當之，其說轉
見穿鑿。

卷十三
桑寄生
新舊書云：今處處有之。從宦南北，實處處難得，豈歲歲窠斫摘踐之苦，而不能生
邪？抑方宜不同也？若以為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則麥當生麥，谷當生谷，不當但
生
此一物也。又有於柔滑細枝上生者，如何得子落枝節間？由是言之，自是感造化之氣，別是
一物。古人當日惟取桑上者，實假其氣耳。又雲今醫家鮮用，此極誤矣。今醫家非不用也，
第以難得真桑上者。嘗得真桑寄生，下咽必驗如神。向承乏吳山，有求藥於諸邑者，乃遍令
人搜摘，卒不可得，遂以實告，甚不樂。蓋不敢以偽藥罔人。鄰邑有人偽以他木寄生送之，
服之逾月而死。哀哉！

卷十三
沈香木
嶺南諸郡悉有之，旁海諸州尤多。交幹連枝，崗嶺相接，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
合數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以構茅廬，或為橋梁，或為飯甑尤佳。有香者，百無一二。蓋
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幹中，或為沈，或為煎，或為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盤香。今南
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幹斜枝，必以刀斫成坎，經年

得雨
水所漬，遂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斑點，遂名鷓鴣斑，燔之極清烈。
沈之
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之角沈。黃沈乃枯木中得者，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
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剔而成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之
黃蠟沈，尤難得也。然經中只言療風水毒腫，去惡氣，余更無治療。今醫家用以保和衛氣，
為上品藥，須極細為佳。今人故多與烏藥磨服，走散滯氣，獨行則勢弱，與他藥相佐，當緩
取效，有益無損。余藥不可方也。

卷十三
薰陸香
薰陸香，木葉類棠梨。南印度界阿咤厘國出，今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此即今人
謂之乳香，為其垂滴如乳。熔塌在地者，謂之塌香。皆一也。

卷十三
丁香
《日華子》云：『治口氣。』此正是御史所含之香。治胃寒及脾胃冷氣不和。有大者
名母丁香，氣味尤佳。為末，縫紗囊如小指，實末，內陰中，主陰冷病，中病便已。

卷十三
柏木
今用皮。以蜜勻炙，與青黛各一分，同為末，入生龍腦一字，研勻。治心脾熱，舌頰
生瘡。當摻瘡上，有涎即吐。又張仲景柏皮湯，無不驗。《傷寒論》中已著。

卷十三
辛夷
先花後葉，即木筆花也。最先春，以其花未開時，其花苞有毛，光長如筆，故取像曰
木筆。有紅、紫二本，一本如桃花色者，一本紫者。今入藥當用紫色者，仍須未開時收取。

入藥，去毛苞。

卷十三

榆皮

今初春先生莢者是。去上皺澀幹枯者，將中間嫩處，銼、幹、為粉。當歉歲，農將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以為羹茹。嘉年，過豐、沛，人闕食，鄉民多食此。

卷十三

蕪荑

有大小兩種，小蕪荑即榆莢也。揉取仁，為醬，味尤辛。入藥，當用大蕪荑，別有種。然小蕪荑造多假，以外物相和，切須擇去也。治大腸寒滑及多冷氣，不可缺。

卷十三

酸棗

酸棗微熱。經不言用仁，仍療不得眠。天下皆有之，但以土產宜與不宜。嵩陽子曰：『酸棗縣，即滑之屬邑，其木高數丈，味酸，醫之所重。今市人賣者，皆棘子。』此說未盡。殊不知小則為棘，大則為酸棗，平地則易長，居崖塹則難生。故棗多生崖塹上，久不樵則成幹，人方呼為酸棗，更不言棘，徒以世人之意如此，在物則曷若是也，其實一本。以其不甚為世所須，及礙塞行路，故成大木者少，多為人樵去。然此物才及三尺，便開花結子。但窠小者氣味薄，本大者氣味濃，又有此別。今陝西臨潼山野所出者亦好，亦土地所宜也，並可取仁。後有白棘條，乃是酸棗未為大時，枝上刺也。及至長成，其刺亦少，實亦大。故棗取大木，刺取小窠也，亦不必強分別爾。

卷十三

槐實

槐實只言實，今當分為二。實本出夾中，若搗夾作煎者，當言夾也。夾中子，大如豆，堅而紫色者，實也。今本條不析出夾與夾中子，蓋其用各別，皆疏導風熱。

卷十三

槐花

今染家亦用，收時折其未開花，煮一沸，出之釜中，有所澄下稠黃滓，滲漉為餅，染色更鮮明。治腸風熱瀉血甚佳，不可過劑。

卷十三

枸杞

枸杞當用梗皮，地骨當用根皮，枸杞子當用其紅實，是一物有三用。其皮寒，根大寒，子微寒，亦三等。此正是孟子所謂『性由杞柳』之杞。後人徒勞分別，又為之枸棘，茲強
生名耳。凡杞，未有無棘者，雖大至有成架，然亦有棘。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還如
酸棗及棘，其實皆一也。今人多用其子，直為補腎藥，是曾未考究經意，當更量其虛實冷熱
用之。

卷十四

龍眼

經曰：一名益智。今專為果，未見入藥。《補註》不言，《神農本草》編入木部中品，果部中復不曾收入。今除為果之外，別無龍眼。若為益智子，則專調諸氣，今為果者復不
能也。矧自有益智條，遠不相當，故知木部龍眼，即便是今為果者。按今《註》云：『甘味
歸脾，而能益智。』此說甚當。

卷十四

濃樸

今西京伊芳陽縣及商州亦有，但薄而色淡，不如梓州者濃而紫色有油。味苦，不以姜制，則棘人喉舌。平胃散中用，最調中。至今此藥盛行，既能溫脾胃氣，又能走冷氣，為世所
須也。

卷十四

豬苓

行水之功多，久服必損腎氣、昏人目。果欲久服者，更宜詳審。

卷十四

竹葉

凡諸竹與筍，性皆微寒，故知葉其用一致。《本經》不言筍及苦竹性，若取瀝作油，亦不必強擇也。張仲景竹葉湯用淡竹。筍難化，不益脾。鄰家一小兒，方二歲，偶失照管，壯熱喘粗、不食多睡、仰頭呻吟、微嘔逆、瞑目多驚，凡三五日，醫作慢驚治之。治不對，病不愈。忽然其母誤將有巴豆食藥作驚藥，化五丸如麻子大，灌之。稍久，大吐，有物噎於喉中，乳媪以指摘出之，約長三寸，粗如小指，乃三日前，臨階曝者幹箭筍。是夜諸證皆定，次日但以和氣藥調治，遂安。其難化也如此。經曰：問而知之者謂之工。小兒不能問，故為難治，醫者當慎謹也。

卷十四

枳實

枳實、枳殼一物也。小則其性酷而速，大則其性詳而緩。故張仲景治傷寒倉猝之病，承氣湯中用枳實，此其意也。皆取其疏通決泄、破結實之義。他方但導敗風壅之氣，可常服者，故用枳殼，其意如此。

卷十四

山茱萸

與吳茱萸甚不相類。山茱萸色紅，大如枸杞子。吳茱萸如川椒，初結子時，其大小亦不過椒，色正青。得名則一，治療又不同。未審當日何緣如此命名。然山茱萸補養腎臟，無一不宜。經與《註》所說備矣。

卷十四

吳茱萸

須深湯中浸去苦烈汁，凡六七過，始可用。今文與註及註中藥法皆不言，亦漏落也。此物下氣最速，腸虛人服之愈甚。

卷十四

梔子

仲景治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心中懊，梔子豉湯治之。虛，故不用大黃，有寒毒故也。梔子雖寒無毒，治胃中熱氣，既亡血、亡津液，腑臟無潤養，內生虛熱，非此物不可去，張仲景《傷寒論》已著。又治心經留熱，小便赤澀，去皮山梔子、火炮大黃、連翹、甘草炙，等分，末之，水煎三二錢匕，服之無不效。

卷十四

檳榔

二書所說甚詳，今人又取尖長者入藥，言其快銳速效，屢嘗試之，果如其說。

卷十四

合歡花

其色如今之醮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為花之異。其綠葉至夜則合，又謂之夜合花。陳藏器、日華子皆曰皮殺蟲，又曰續筋骨。經中不言。

卷十四

秦椒

此秦地所生者，故言秦椒。大率椒株皆相似，秦椒但葉差大，椒粒亦大而紋低，不若蜀椒皺紋高，為異也。然秦地亦有蜀種椒，如此區別。

卷十四

衛矛

所在山谷皆有之，然未嘗於平陸地見也。葉絕少，其莖黃褐色，若柏皮，三面如鋒刃，人家多燔之遣祟。方家用之亦少。

卷十四

紫葳

今蔓延而生，謂之為草。又有木身，謂之為木。又須物而上。然幹不逐冬斃，亦得木之多也，故分入木部為至當。唐白樂天詩：『有木名淩霄，擢秀非孤標。』由是益知非草也。《本經》又云：『莖葉味苦。』是與瞿麥別一種甚明。《唐本·註》云：『且紫葳、瞿麥皆《本經》所載，若用瞿麥根為紫葳，何得復用莖葉？』此說盡矣。然其花赭黃色，本條雖不言其花，又卻言莖葉味苦，則紫葳為花，故可知矣。

卷十四

蕪荑

性溫，治大腸寒滑不可缺也，須佐以他藥為丸服。溫而散走寒氣。

卷十四

茗苦

今茶也。其文有陸羽《茶經》、丁謂《北苑茶錄》、毛文錫《茶譜》、蔡宗顏《茶山節對》。其說甚詳。然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余，微粗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根幹、水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識，誤為品題。唐人有言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斯言甚當，飲茶者宜原其始終。又，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郭璞曰：『早采為茶，晚采為茗。』茗，或曰（尺兗切），葉老者也。

卷十四

桑根白皮

桑根白皮條中，桑之用稍多，然獨遺烏椹，桑之精英盡在於此。采摘，微研，以布濾去滓，石器中熬成稀膏，量多少入蜜，再熬成稠膏，貯瓷器中。每抄一二錢，食後、夜

臥，以沸湯點服。治服金石發熱渴，生精神，及小腸熱，性微涼。

卷十四

白棘

一名棘針，一名棘刺。按經如此甚明，諸家之意強生疑惑，今掠不取，求其經而可矣。其白棘，乃是取其肥盛紫色，枝上有皺薄白膜先剝起者，故曰白棘。取白之意，不過如此。其棘刺花，乃是棘上所開花也，余無他義。今人燒枝取油，塗垢發，使垢解。

卷十四

龍腦

條中與《圖經》所說各未盡。此物大通利關膈熱塞，其清香為百藥之先。大人、小兒風涎閉壅及暴得驚熱，甚濟用。然非常服之藥，獨行則勢弱，佐使則有功。於茶亦相宜，多則掩茶氣味，萬物中香無出其右者。西方抹羅矩咤國，在南印度境，有羯布羅香。幹如松株，葉異，濕時無香。采，幹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龍腦香也。蓋西方亦有。

卷十四

庵摩勒

余甘子也。解金石毒，為末，作湯點服。佛經中所謂庵摩勒果者是此。蓋西方亦有。

卷十四

紫

（音礦）如糖霜結於細枝上，累累然，紫黑色，研破則紅。今人用造綿煙脂，邇來亦難得。余如經。

卷十四

天竹黃

自是竹內所生，如黃土著竹成片。涼心經，去風熱，作小兒藥尤宜，和緩故也。

卷十四

天竺桂

與牡蠣桂同，但薄而已。

卷十四

烏藥

和來氣少，走泄多，但不甚剛猛。與沈香同磨作湯點。治胸腹冷氣，甚穩當。

卷十四

沒藥

大概通滯血，打撲損疼痛，皆以酒化服。血滯則氣壅淤，氣壅淤則經絡滿急，經絡滿急，故痛且腫。凡打撲著肌肉須腫脹者，經絡傷，氣血不行，壅淤，故如是。

卷十四

墨

松之煙也。世有以粟草灰偽為者，不可用。須松煙墨，方可入藥，然惟遠煙為佳。今高麗

國每貢墨於中國，不知用何物合和，不宜入藥。此蓋未達不敢嘗之義。又治大吐血，好墨細

末二錢，以白湯化阿膠清調，稀稠得所，頓服，熱多者尤相宜。又延界內有石油，燃之煙

甚濃，其煤可為墨，黑光如漆，松煙不及，其識文曰延川石液者。是不可入藥，當附於此。

卷十五

石南葉

狀如枇杷葉之小者，但背無毛，光而不皺。正、二月間開花。冬有二葉為花苞，苞既開，中有十五余花，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球。一花六葉，一朵有

七、八球，淡白綠色，葉末微淡赤色。花既開，蕊滿花，但見蕊，不見花。花才罷，去年綠

葉盡脫落，漸生新葉。治腎衰腳弱最相宜。但京洛、河北、河東、山東頗少，人以此故

少用
。湖南北、江東西、二浙甚多，故多用南實。今醫家絕不用。

卷十五
蜀椒
須微炒使汗出，又須去附紅黃殼。去殼之法：先微炒，乘熱入竹筒中，以梗舂之，播取紅，如未盡，更揀，更舂，以盡為度。凡用椒須如此。其中子謂之椒目，治盜汗尤功。將
目微炒，搗為極細末，用半錢匕，以生豬上唇煎湯一合，調，臨睡服，無不效。蓋椒目能行
水，又治水蠱。

卷十五
莽草
今人呼為草。濃煎湯，淋漬皮膚麻痺。《本經》一名春草。諸家皆謂為草，今居木部，《圖經》亦然。今世所用者，皆木葉也。如石楠，枝、梗幹則縐，揉之，其嗅如椒。《爾
雅·釋草》云：『，春草。釋曰：今莽草也』。與《本經》合，今當具言之。石楠條中，陶隱居註云：『似草，淩冬不雕。』誠木無疑。

卷十五
郁李仁
其子如禦李子，至紅熟堪啖，微澀。其仁，湯去皮，研極爛，入生龍腦，點赤目。
陝西甚多，根煎湯，漬風牙。

卷十五
鼠李
即牛李子也。木高七八尺，葉如李，但狹而不澤。子於條上四邊生，熟則紫黑色，生則青。葉至秋則落，子尚在枝，是處皆有，故經不言所出處，今關陝及湖南、江南北甚多，
木皮與子兩用。

卷十五

欒華

今長安山中亦有。其子即謂之木欒子，攜至京都為數珠，未見其入藥。

卷十五

杉

其幹端直，大抵如松，冬不雕，但葉闊成枝，廬山有萬杉寺，即此杉也。作屑煮汁，浸洗腳氣腫滿。今處處有。

卷十五

楠材

今江南等路造船場皆此木也。緣木性堅而善居水，久則多中空，為白蟻所穴。

卷十五

榧實

大如橄欖，殼色紫褐而脆，其中子有一重粗黑衣，其仁黃白色，嚼久漸甘美。五痔人常如果食之，愈。過多則滑腸。

卷十五

櫸木皮

今人呼為櫸柳。然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木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下材也，不堪為器用。嫩皮，取以緣栲栳與箕唇。

卷十五

白楊

陝西甚多，永、耀間居人修蓋，多此木也。然易生根，斫木時碎劄入土即下根，故易以繁植。非只墟墓間，於人家舍前後及夾道往往植之，土地所宜爾。風才至，葉如大雨聲，

葉梗故如是。又謂無風自動，則無此事。嘗官永、耀間，熟見之。但風微時，當風逕者，其

葉孤絕處，則往往獨搖。以其蒂細長，葉重大，微風雖過，故往來卒無已時，勢使然也。其

葉面青光，背白，木身微白，故曰白楊，非如粉之白。

卷十五

欒荊

即前所謂牡荊也，不合更立此條。況《本經》元無欒荊，已具蔓荊實條中。

卷十五

紫荊木

春開紫花甚細碎，共作朵生。出無常處，或生於木身之上，或附根土之下，直出花。花罷葉出，光緊微圓。園圃間多植之。

卷十五

鉤藤

鉤藤中空，二經不言之。長八九尺或一二丈者，湖南北、江南、江西山中皆有。小人有以穴隙間致酒甕中盜取酒，以氣吸之，酒既出，涓涓不斷。專治小兒驚熱。

卷十五

藤子

紫黑色，微光，大一二寸，圓扁，治五痔有功。燒成黑灰，微存性，米飲調服。人多剔去肉，作藥瓢垂腰間。

卷十五

皂莢

皂莢其子炒，舂去赤皮、仁。將骨浸軟，煮熟，以糖漬之，可食。甚疏導五臟風熱壅。其莢不肥者，微炙，為末，一兩，入生白礬末半兩，膩粉半兩，風涎潮塞氣不通，水調
灌一二錢。但過咽則須吐涎。凡用白礬者，分隔下涎也。又暑中濕熱時，或久雨，合蒼術燒
，辟溫疫邪濕氣。

卷十五

柳華

經曰：『味苦。』即是初生有黃蕊者也。及其華幹，絮方出，又謂之柳絮。收之，貼灸瘡及為茵褥。絮之下連小黑子，因風而起，得水濕處便生，如地丁之類，多不因種植，於

人家庭院中自然生出，蓋亦如柳絮兼子而飛。陳藏器之說是。然古人以絮為花，陶隱居亦曰：『花隨風，狀如飛雪。』誤矣。經中有實及子汁，諸家不解，今人亦不見用。（釋氏謂『柳為尼俱律陀木，其子極細，如人妄因極小，妄果至大』，是知小黑子得因風而起。）

卷十五

桐葉

經註不指定是何桐，致難執用。今具四種桐，各有治療，條其狀列於後：一種白桐，可斫琴者，葉三杈，開白花，亦不結子。《藥性論》云：『皮能治五淋，沐發，去頭風，生發。』一種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豉子花，成筒子，子或作桐油。《日華子》云：『桐油冷，微毒。』一種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沾漬衣履。五六月結桐子，今人收炒作果，動風氣。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一種崗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

卷十五

烏臼

葉如小杏葉，但微薄而綠色差淡。子，八、九月熟，初青後黑，分為三瓣。取子出油，燃燈及染發。

卷十五

訶黎勒

氣虛人亦宜，緩緩煨熟，少服。此物雖澀腸，而又泄氣，蓋其味苦澀。

卷十五

椿木華、樗

椿木華、樗皆臭，但一種有花結子，一種無花不實。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椿。椿用木葉。其有花而莢，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為樗。樗用根、葉、莢

。故曰未見椿上有莢者，惟樗木上有。又有樗雞，故知古人命名曰不言椿雞、而言樗雞者，
以顯有雞者為樗，無雞者為椿，其義甚明。用椿木葉，樗木根、葉、莢者，宜依此推究。洛
陽一女子，年四十六七，耽飲無度，多食魚蟹，攝理之方蔑如也。後以飲啖過常，蓄毒在臟
，日夜二三十瀉，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腸連肛門痛不堪忍。醫以止血痢藥不效，又以腸風藥
則益甚。蓋腸風則有血而無膿，凡如此已半年余，氣血漸弱，食漸減，肌肉漸瘦，稍服熱藥
，則腹愈痛，血愈下。服稍涼藥，即泄註，氣羸，粥愈減。服溫平藥，則病不知。如此將暮
歲，醫告術窮，垂命待盡。或有人教服人參散，病家亦不敢主當，謾與服之，才一服，知。
二服，減。三服，膿血皆定。自此不十服，其疾遂愈。後問其方，云：治大腸風虛，飲酒過
度，挾熱下痢膿血，疼痛，多日不瘥。樗根白皮一兩，人參一兩，為末，每用二
錢匕，空心以溫酒調服。如不飲酒，以溫米飲代。忌油膩、濕面、青菜、果子、甜物、雞、
豬、魚腥等。

卷十五
胡椒
去胃中寒痰吐水，食已即吐，甚驗。過劑則走氣。大腸寒滑亦用，須各以他藥佐之。

卷十五
橡實
櫟木子也，葉如栗葉，在處有，但堅而不堪充材，亦木之性也。山中以舂仁為糧，然澀腸。木善為炭，他木皆不及。其殼堪染皂，若曾經雨水者，其色淡，不若不經雨水者。槲
亦有殼，但少而不及櫟木所實者。

卷十五

無石子
今人合他藥染髭。

卷十五
槲若
亦有鬥，但不及櫟木，雖堅而不堪充材。葉微炙，炒槐花減槲葉之半，同為末，米飲調服，治初得腸風及血痔，熱多者尤佳。亦堪為炭，但不及櫟木。

卷十五
黃藥
亦治馬心肺熱有功。

卷十五
無患子
今釋子取以為念珠，出佛經。惟取紫紅色小者佳，今入藥絕少，西洛亦有之。

卷十五
椰子
椰子開之，有汁如乳，極甘香，自別是一種氣味。中又有一塊瓤，形如瓜蔞，上有細起，亦白色，但微虛。紋若婦人裙褶，其味亦如其汁。又，著殼一重白肉，剖取之，皆可
與瓤糖煎為果汁，色如白酒，其味如瓤。然謂之酒者，好事者當日強名之。取其殼為酒器，
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今人皆漆其裏，則全失用椰子之意。

卷十五
樺木皮
燒為黑灰，合他藥治肺風毒。及取皮上有紫黑花勻者，裹鞍弓、鐙。

卷十五
赤檉木
今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為鞭。
京師亦甚多。

卷十五

木鱉子

蔓生，歲一枯。葉如蒲桃，實如大栝樓，熟則紅黃色，微有刺，不能刺人。今荊南之南皆有之。九月十月熟，實中之子曰木鱉子。但根不死，春旋生苗，其子一頭尖者為雄。

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縷纏定。及其生也，則去其雄者方結實。

卷十五

木槿

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斂，花與枝兩用。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為籬障。余如經。

卷十五

棕櫚木

今人旋為器。皮燒為黑灰，治婦人血露及吐血，仍佐之他藥。每歲剛取棕皮。不爾，束死。花如魚子，漥熟，淹為果。

卷十五

柘木

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為器。葉飼蠶，曰柘蠶。葉梗，然不及桑葉。東行根及皮煮汁釀酒，治風虛耳聾有驗。余如經。

卷十六

發

與亂發自是兩等。發味苦，即陳舊經年歲者。如橘皮皆橘也，而取其陳者。野狼毒、麻黃、吳茱萸、半夏、枳實之類，皆須陳者，謂之六陳，入藥更良。敗蒲亦然，此用之義

耳。今人又謂之頭。其亂發條中，自無用之義，此二義甚明，亦不必如此過謂搜索。右以亂發如雞子大，無油器中熬焦黑，就研為末，以好酒一盞沃之，何首烏末二錢，同勻攪，

候溫灌之，下咽過一二刻，再灌，治破傷風及沐發中風極效。

卷十六

人乳汁

人乳汁治目之功多，何也？人心生血，肝藏血，肝受血則能視，蓋水入於經，則其血乃成。又曰：上則為乳汁，下則為月水。故知乳汁則血也。用以點眼，豈有不相宜者。血為陰，故其性冷。藏寒人，如乳餅酪之類，不可多食。雖曰牛、羊乳，然亦不出乎陰陽造化爾。西戎更以駝馬乳為酥酪。老人患口瘡不能食，飲人熱乳良。

卷十六

人屎

用幹陳者為末，於陰地凈黃土中作五六寸小坑，將末三兩匙於坑中，以新汲水調勻。良久俟澄清，與時行大熱狂渴須水人飲之，愈。今世俗謂之地清，然飲之勿極，意恐過多耳。又治一切癰癤熱毒腫，膿血未潰，疼痛不忍，用幹末、麝香各半錢，同研細，抄一豆大，津唾貼瘡心，醋面錢子貼定，膿潰出，去藥。

卷十六

人溺

須童男者。產後溫一杯飲，壓下敗血惡物。有飲過七日者。過多，恐久遠血藏寒，令人發帶病；氣血虛無熱者，尤不宜多服，此亦性寒，故治熱勞方中亦用。

卷十六

人指甲

治鼻衄，細細刮取。俟血稍定，去淤血，於所衄鼻中搐之，立愈。獨不可備，則眾人取之，甚善。衄藥，並法最多，或效或不效，故須博采，以備道途、田野中用。

卷十六

龍骨

諸家之說，紛然不一。既不能指定，終是臆度。西京潁陽縣民家，忽崖壞，得龍骨一副，肢體頭角悉具，不知其蛻也，其斃也。若謂蛻斃，則是有形之物，而又生不可得見，死

方可見。謂其化也，則其形獨不能化。然《西域記》中所說甚詳，但未敢據憑。萬物所稟各
異，造化不可盡知，莫可得而詳矣。孔子曰：『君子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妄亂穿鑿，恐
誤後學。治精滑及大腸滑，不可闕也。

卷十六
牛黃
牛黃，亦有駱駝黃，皆西戎所出也。駱駝黃極易得，醫家當審別考而用之，為其形相亂也。黃牛黃輕松自然微香，以此為異。蓋又有（音貓）牛黃，堅而不香。

卷十六
麝
麝每糞時須聚於一所，人見其所聚糞，及有遺麝氣，遂為人獲，亦物之一病爾。此獵人雲。余如經。

卷十六
象牙
取口兩邊各出一牙下垂夾鼻者，非口內食齒，齒別入藥。今為象笏者是也。

卷十六
醍醐
作酪時，上一重凝者為酪面。酪面上其色如油者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極甘美。雖如此取之，用處亦少，惟潤養瘡痂最相宜。

卷十六
犀角
凡入藥須烏色、未經湯水浸煮者，故曰生犀。川犀及南犀，紋皆細。烏犀尚有顯紋者露，黃犀紋絕少，皆不及西番所出紋高雨腳顯也。物像黃外黑者為正透，物像黑外黃者為倒
透
。蓋以烏為正，以形像肖物者為貴。既曰通犀，又須紋頭顯，黃黑分明，透不脫，有雨腳滑

潤者為第一。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銳之力盡在是矣。犀角尖，磨服為佳，若在湯散則屑之
。西番者佳。

卷十六
羚羊角
今皆取有掛痕者。陳藏器：取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亦強出此說，未嘗遍試也。
今將他角附耳，皆集集有聲，不如有掛痕一說盡矣。然多偽為之，不可不察。

卷十六
羊角
出陝西、河東，謂之羊，尤很健，毛最長而濃。此羊可入藥，如要食，不如無
角白大羊。《本草》不言者，亦有所遺爾。又同、華之間，有臥沙細肋，其羊有角似羊，但低小，供饌在諸羊之上。張仲景治寒疝用生姜羊肉湯，服之無不驗。又一婦人產當寒月，
寒氣入產門，臍下脹滿，手不敢犯，此寒疝也。醫將治之以抵當湯，謂其有瘀血。嘗教之曰
：非其治也，可服張仲景羊肉湯，少減水，二服遂愈。

卷十六
牛角腮
此則黃牛角腮。用尖，燒為黑灰，微存性，治婦人血崩、大便血及冷痢。又白水牛
鼻，幹濕皆可用。治偏風口斜，以火炙熱，於不患處一邊熨之，漸正。

卷十六
犬膽
塗鉛如金色。又救生接元氣，補虛、損、憊。黃狗脊骨一條（去兩頭，截為五、七段
，帶肉些小。用好砂一兩，細研。漿水二升，入砂，在漿水中攪勻。浸骨三日後，以炭火炙令黃色，又入汁蘸，候汁盡為度，其狗骨已酥脆，搗令極細。後入諸藥）肉蓯蓉（去
沙
，薄切，火焙幹）菟絲子（酒浸二日，曝幹）杜仲（去粗皮）肉桂（去皮上粗澀）附子（炮

，去皮、臍）鹿茸（急燎去毛，酥，微炙黃色。不可令焦）幹姜（炮。以上各一兩）蛇床子（半兩，微炒）陽起石（半兩，酒煮一日，令數人不住手研一日）將前八味同杵，羅為
末。次入陽起石並狗骨末，用熟棗肉五兩，酥一兩，同和。再搗千余下，看硬軟，丸如小豆
大，曬幹。每日空心鹽湯下二十丸。

卷十六

鹿茸

他獸肉多屬十二辰及八卦。昔黃帝立子、醜等為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名獸，配十二辰屬。故獐鹿肉為肉中第一者，避十二辰也。味亦勝他肉，三祀皆以鹿臘，其義如此。茸最難
得不破及不出卻血者，蓋其力盡在血中，獵時多有損傷故也。茸上毛，先薄以酥塗勻，於烈
焰中急灼之。若不先以酥塗，恐火焰傷茸。俟毛淨，微炙入藥。今人亦能將麻茸偽為之，不
可不察也。頭亦可釀酒，然須作漿時稍益蔥椒。角為膠，別有法。按《月令》，冬至一陽生
，麋角解；夏至一陰生，鹿角解；各逐陰陽分合，如此解落。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疏
矣。凡麋鹿角，自生至堅完，無兩月之久。大者二十余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
凡骨之類成長無速於此。雖草木至易生，亦無能及之，豈可與凡骨血為比。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須太嫩，唯長四五寸、茸端
如馬紅者最佳。須佐以他藥則有功。

卷十六

虎骨

頭、脛與脊背入藥。肉微鹹。陳藏器所註乙骨之事，反射之目光墮地如白石之說，必得之於人，終不免其所誣也。人或問曰：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
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攣急，屈伸不得，走疰，癲疾，驚癇，骨節

風毒等，乃此義爾。

卷十六

豹肉

毛赤黃，其紋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猛捷過虎，故能安五臟，補絕傷，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紋，色亦不赤，其形亦小。此各自有種，非能變為虎也，聖人假喻而已。恐醫家未喻，故書之。

卷十六

貍骨

形類貓，其紋有二，一如連錢者，一如虎紋者。此二色貍，皆可入藥。其肉味與狐不相遠，江西一種牛尾貍，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孟詵云：『骨理痔病，作羹食之。』然則骨如何羹（音郝，肉羹也？）炙骨和麝香、雄黃為丸服，治痔及瘡甚效。

卷十六

兔

有白毛者，全得金之氣也，入藥尤功。余兔至秋深時則可食，金氣全也。才至春夏，其味變。取四腳肘後毛為逐食，飼雕鷹，至次日吐出。其意欲腹中逐盡脂肥，使饑急捕逐速爾。然作醬必使五味。即患豌豆瘡，又食此，則發毒太甚，恐斑爛損人。

卷十六

（音羸）鼠

經中不言性味，惟是於難產通用藥中云：鼠，微溫，毛赤黑色，長尾，人捕得取皮為暖帽。但向下飛則可，亦不能致遠。今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人謂之飛生者是也。《註》中又引水馬，首如馬，身如蝦，背傴僂，身有竹節紋，長二三寸，今謂之海馬。

卷十六

鼷鼠

鼷鼠也，其毛色如鼠，今京畿田中甚多。腳絕短，但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

短，兼易掘取。或安竹弓射之，用以飼鷹。陶不合更引『今諸山林中大如水牛，形似豬，灰
赤色者也。設使是鼠，則熟能見其溺精成鼠也。』陶如此輕信，但真醇之士，不以無稽之言
為妄矣，今經云：『在土中行。』則鼢鼠無疑。

卷十六
獺
四足俱短，頭與身尾皆扁，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余，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於大木上，世謂之水獺。嘗縻置大水甕中，於其間旋轉如風，水謂之成旋，
起，四面高，中心凹下，觀者駭目。皮，西戎將以飾毳服領、袖。問之，云：垢不著，如
風霾翳目，即就袖口拭目中即出。又毛端果不著塵，亦一異也。又《本草·序例》言『獺膽
分杯』，嘗試之，不驗。惟塗於盞唇，但使酒稍高於盞面。分杯之事，亦古今傳誤言也，不
可不正之。肝，用之有驗。

卷十六
狐
今用肝治風，皮兼毛用為裘者是也。此獸多疑，極審聽。人智出之，以多疑審聽而捕取。捕者多用。

卷十六
肥矮，毛微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嘴尖黑，尾短闊。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黃褐色。野獸中肉最甘美，仍益瘦人。

卷十六
野豬黃
野豬黃在膽中，治小兒諸癇疾。京西界野豬甚多，形如家豬，但腹小、腳長、毛色褐，作群行。豬人惟敢射最後者，射中前奔者，則群豬散走傷人。肉色赤如馬肉，其味甘，

肉復軟，微動風。黃不常有，間得之，世亦少用。食之，尚勝家豬。

卷十六

驢肉

食之動風，脂肥尤甚，屢試屢驗。《日華子》以謂『止風狂，治一切風』，未可憑也。煎膠用皮者，取其發散皮膚之外也。仍須烏者，用烏之意，如用烏雞子、烏蛇、烏鴉之類。其物雖治風，然更取其水色，蓋以制其熱則生風之義。

卷十六

膃肭臍

今出登、萊州。《藥性論》以謂是海內狗外腎。日華子又謂之獸。今觀其狀，非狗非獸，亦非魚也。但前即似獸，尾即魚。其身有短密淡青白毛，腹脅下全白，仍相間於淡青白毛，上有深青黑點，久則色復淡。皮濃且韌，如牛皮。邊將多取以飾鞍韉。其臍治臍腹積冷、精衰、脾腎勞極有功，不待別試也。似狐長尾之說，蓋今人多不識。

卷十六

麂

獐之屬，又小於獐，但口兩邊有長牙，好鬥，則用其牙。皮為第一，無出其右者，然多牙傷痕。四方皆有，山深處則頗多，其聲如擊破鈸。

卷十六

野駝

生西北界等處，家生者峰蹄最精，人多煮熟糟啖。糞為幹末，搐鼻中，治鼻衄。此西番多用，嘗進貢於彼，屢見之。

卷十六

敗鼓皮

黃牛皮為勝。今不言是何皮，蓋亦以驢馬皮為之者。唐韓退之所謂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今用處少爾，尤好煎膠。專用牛皮，始可入藥。

卷十六

丹雄雞

今言赤雞者是也，蓋以毛色言之。巽為雞為風，雞鳴於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體有風，人故不可食。經所著其用甚備。產後血暈，身痙直，帶眼、口角與目外向上牽急，不知人，取子一枚，去殼，厓清，以荊芥末二錢，調服，遂安，仍依次調治。若無他疾，則不須，治甚敏捷。烏雞子尤善。經、《註》皆不言雞發風，今體有風，人食之無不發作。為雞為巽，信可驗矣。食雞者當謹。

卷十六

（音牧）肪

陶隱居云：『即是鴨』，然有家鴨，有野鴨。陳藏器《本草》曰：『屍子雲，野鴨為鳧，家鴨為。』《蜀本》註云：『《爾雅》雲，野鳧，，註雲，鴨也。』如此則鳧、皆是鴨也。又雲《本經》用肺，即家鴨也。如此所說各不同，其義不定。又按唐王勃《滕王閣記》雲『落霞與孤齊飛』，則明知為野鴨也。勃，唐之名儒，必有所據，故知為野鴨明矣。

卷十六

雁肪

人多不食者，謂其知陰陽之升降，分長少之行序。世或謂之天厭，亦道家之一說爾。食之則治諸風。《唐本》註曰：『雁為陽鳥』。其義未盡，茲蓋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禮幣者，一以取其信，二取其和。

卷十六

鷓鴣

鷓鴣，鄭谷所謂相呼相應湘天闊者，南方專充庖。然治瘴及茵毒甚效。余悉如《經》。

卷十六

雉

其飛若矢，一往而墮，故今人取其尾置船車上，意欲如此快速也。漢呂太後名雉，高祖字之曰『野雞』。其實即雞屬也。食之，所損多，所益少。

卷十六

鷹屎白

鷹屎白，兼他藥用之，作潰虛積藥，治小兒奶癖黃，鷹糞白一錢，密陀僧一兩，舶上硫黃一分，丁香二十一個，上為末，每服一字，三歲以上半錢。用乳汁或白面湯調下，並不轉瀉。一復時取下青黑物後，服補藥。醋石榴皮半兩、炙黑色，伊芳祁一分，木香一分，麝香半錢，同為末。每服一字，溫薄酒調下，並吃二服。凡小兒脅下硬如有物，乃是癖氣，俗謂之奶脾。只服溫脾化積氣丸子藥，不可取轉，無不愈也。取之多失。

卷十六

雀卵

孟詵云：『肉，十月以後正月以前食之。』此蓋取其陰陽靜定，未決泄之義。卵亦取第一番者。

卷十六

鸛

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兼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作池養魚蛇以哺子之事，豈可垂示後世？此禽多在樓殿吻上作窠，日夕人觀之，故知其未審耳。石條中亦著。

卷十六

伏翼

伏翼屎合疳藥。白日亦能飛，但畏鷙鳥不敢出。此物善服氣，故能壽。冬月不食，亦可驗也。

卷十六

孔雀

孔雀尾不可入目，昏翳人眼。

卷十六

鷓

陶隱居云：『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雛。今人謂之水老鴉，巢於大木，群集，宿處有常，久則木枯，以其糞毒也。懷妊者不敢食，為其口吐其雛。』陳藏器復云：使易產，臨時令
產婦執之，與陶相戾。嘗官於澧州，公宇後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
交合，兼有卵殼布地，其色碧。豈得雛吐口中？是全未考尋，可見當日聽人之誤言也。

卷十六

白鴿

白鴿，其毛羽色於禽中品第最多。野鴿糞一兩，炒微焦，麝香別研，吳白術各一分，赤芍藥、青木香各半兩，柴胡三分，延胡索一兩，炒赤色，去薄皮。七物同為末，溫無灰酒
，空心調一錢服，治帶下，排膿，候膿盡即止。後服，仍以他藥補血臟。

卷十六

斑鳩

斑鳩，斑鳩也，嘗養之數年，並不見春秋分化。有有斑者，有無斑者，有灰色者，有小者，有大者。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雖有此數，其用即一也。

卷十六

鶉

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生？其說甚容易。嘗於田野屢得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旦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然一物四名，當悉書之。小兒患疳及下痢五色，旦旦食之
，有效。

卷十七

石蜜

《嘉本草》石蜜收蟲魚部中，又見果部。新聿取蘇恭說，直將石字不用。石蜜既自
有本條，煎煉亦自有法。今人謂之乳糖，則蟲部石蜜自是差誤，不當更言石蜜也。《本

經》
以謂白如膏者良，由是知石蜜字，乃白蜜字無疑。去古既遠，亦文本傳寫之誤，故今人尚言
白沙蜜。蓋經久則陳白而沙，新收者惟稀而黃。次條蜜蠟，故須別立目。蓋是蜜之房，攻治
亦別。至如白蠟，又附於蜜蠟之下，此又誤矣。本是續上文，敘蜜蠟之用及註所出州土，不
當更分之為二。何者？白蠟本條中蓋不言性味，只是言其色白爾。既有黃白二色，今只言白
蠟，是取蠟之精英者，其黃蠟只置而不言。黃則蠟陳，白則蠟新，亦是蜜取陳，蠟取新也。
《唐註》云：除蜜字為佳。今詳之：蜜字不可除，除之即不顯蠟自何處來。山蜜多石中或古
木中有，經二三年或一得而取之，氣味醇濃。人家窠檻中蓄養者，則一歲春秋二取之。取之
既數，則蜜居房中日少，氣味不足，所以不逮陳白者日月足也。雖收之，才過夏亦酸壞。若
龕於井中近水處，則免。湯火傷，塗之痛止，仍搗薤白相和，雖無毒，多食亦生諸風。

卷十七
牡蠣
須燒為粉用，兼以麻黃根等分同搗，研為極細末粉。盜汗及陰汗，本方使生者，則自
從本方左顧。經中本不言，只從陶隱居說。其《西陽雜俎》已言：『牡蠣言牡，非為雄也。
且如牡丹，豈可更有牝丹也？今則合於地，人面向午位，以牡蠣頂向子，視之口，口在左者
為左顧。』此物本無目，如此，焉得更有顧盼也。

卷十七
桑螵蛸
自采者真，市中所售者，恐不得盡皆桑中者。《蜀本・圖經》浸泡之法，不若略蒸
過為佳。鄰家有一男子，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色亦白，心神恍惚，瘦瘁，食減，以女

勞得之。令服此桑螵蛸散，未終一劑而愈。安神魂，定心誌，治健忘、小便數，補心氣。桑
螵蛸、遠誌、菖蒲、龍骨、人參、茯神、當歸、龜甲醋炙，以上各一兩，為末。夜臥，人參
湯調下二錢。如無桑上者，即用余者，仍須以炙桑白皮佐之，量多少可也。蓋桑白皮行水，
意以接螵蛸就腎經。用桑螵蛸之意如此，然治男女虛損，益精，陰痿，夢失精，遺溺，疝瘕
，小便白濁，腎衰，不可闕也。

卷十七
海蛤文蛤
陳藏器所說是，今海中無雁，豈有食蛤糞出者。若蛤殼中有肉時，尚可食。肉
既無，焉得更有糞中過數多者？必為其皆無廉棱，乃有是說。殊不知風浪日夕淘汰，故如是
。治傷寒汗不溜，搔卻手腳，海蛤、川烏頭各一兩，穿山甲二兩，為末，酒糊為丸，大一寸
許，捏扁，置所患足心下，擘蔥白蓋藥，以帛纏定。於暖室中取熱水浸腳至膝上，久則水溫
，又添熱水，候遍身汗出為度。凡一二日一次浸腳，以知為度。

卷十七
石決明
經云：『味鹹』，即是肉也。人采肉以供饌，及幹至都下，北人遂為珍味。肉與殼
兩可用，方家宜審用之。然皆治目，殼研，水飛，點磨外障翳。登、萊州甚多。

卷十七
真珠
小兒驚熱藥中多用。河北塘、濼中亦有。圍及寸者，色多微紅。珠母與廉州珠母不相類，但清水急流處，其色光白，水濁及不流處，其色暗。余如經。

卷十七
秦龜

秦龜，即生於秦者。秦地山中多老龜，極大而壽。龜甲即非只秦地有，四方皆有之，但取秦地所出大者為勝。今河北獨流、釣臺甚多，取龜筒治療，亦入眾藥。只此二種，各逐
本條。以其靈於物，方家故用以補心，然甚有驗。

卷十七
玳瑁
治心經風熱。生者入藥，蓋性味全也。既入湯火中，即不堪用，為器物者是矣。與生熟犀其義同。

卷十七
鯉魚
至陰之物也，其鱗故三十六。陰極則陽夏，所以《素問》曰：『魚，熱中。』王叔和曰
：『熱即生風。』食之，所以多發風熱，諸家所解並不言。《日華子》雲『鯉魚涼』，今不
取，只取《素問》為正。萬一風家更使食魚，則是貽禍無窮矣。

卷十七
蠡魚
今人謂之黑鯉魚，道家以謂頭有星為厭。世有知之者，往往不敢食。又發故疾，亦須忌爾。今用之療病，亦只取其一端耳。

卷十七
魚
形少類獺，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嘗剖之，中有三小蟹，又有四五小石塊，如指面許，小魚五七枚。然無鱗，與、鱔相類。今未見用者。

卷十七
鱔魚
腹下黃，世謂之黃鱔。此尤動風氣，多食令人霍亂，屢見之。向在京師，鄰舍一郎官，因食黃鱔，遂至霍亂吐利，幾至委頓。又有白鱔，稍粗大，色白，二者皆亡鱗。大者長尺

余。其形類蛇，但不能陸行，然皆動風
。江陵府西有湖曰西湖，每歲夏秋沮河水漲，即湖水滿溢，冬即復涸，土人於幹土下掘得之
。每及二三尺，則有往來鱔行之路，中有泥水。水涸又下，水至復出。

卷十七
鯽魚
鯽魚開其腹，內藥，燒之，治齒。

卷十七
皮
取幹皮兼刺用，刺作刷，治紕帛絕佳。此物兼治胃逆，開胃氣有功，從蟲從胃有理焉
。膽治鷹食病。世有養者，去而復來，久亦不去。當縮身藏足之時，人溺之即開。合穿山甲
等分，燒存性，治痔。入肉豆蔻一半，末之，空肚熱米飲調二錢服。隱居所說，跳入虎耳及
仰腹受啄之事，《唐本》註見擯，亦當然。

卷十七
石龍子
蜥蜴也，今人但呼為蜴蜥。大者長七八寸，身有金碧色。仁廟朝，有一蜥蜴在右掖
門西浚溝廟中，此真是蜥蜴也，鄭狀元有詩。有樵者於澗下行，見一蜥蜴自石罅中出，飲水
訖而入。良久，凡百十次，尚不已。樵者疑不免，翻石視之，有冰雹一二升。樵人訝而去，
行方三五里，大雨至。良久，風雹暴作。今之州縣依法用此祈雨。經云：治五癰，破石淋，
利水道。亦此義乎。

卷十七
露蜂房
露蜂房有兩種：一種小而其色淡黃，窠長六七寸至一尺者，闊二三寸，如蜜脾下垂
，

一邊是房，多在叢木郁翳之中，世謂之牛舌蜂。又一種或在高木上，或屋之下，外作固，如
三四斗許，小者亦一二斗，中有窠如瓠之狀，由此得名。蜂色赤黃，其形大於諸蜂，世謂之
玄瓠蜂。《蜀本・圖經》言『十一月十二月采』者，應避生息之時也。今人用露蜂房，兼用
此兩種。

卷十七

樗雞

東、西京界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此即樗雞也。今人又用之行瘀血月閉。

卷十七

蚱蟬

夏月身與聲皆大者是，始終一般聲，仍皆乘昏夜方出土中，升高處，背殼坼蟬出。所以皆夜出者，一以畏人，二畏日炙，幹其殼而不能蛻也。至時寒則墜地，小兒蓄之，雖數日
亦不須食。古人以謂飲風露，信有之。蓋不糞而溺，亦可見矣。西川有蟬花，乃是蟬在殼
中不出而化為花，自項中出。又，殼治目昏翳。又水煎殼汁，治小兒出瘡疹不快，甚良。

卷十七

白僵蠶

然蠶有兩三番，惟頭番僵蠶最佳，大而無蛆。治小兒驚風，白僵蠶、蠍梢等分，天雄尖、附子尖共一錢，微炮過，為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以生姜溫水調，灌之。其蠶蛾則
第二番者，以其敏於生育。

卷十七

木虻

大小有三種。蜚虻，今人多用之，大如蜜蜂，腹凹扁，微黃綠色。雄霸州、順安軍沿塘、濼界河甚多。以其惟食牛馬等血，故治瘀血、血閉。

卷十七

蟲

今人謂之簸箕蟲，為其像形也。乳脈不行，研一枚，水半合，濾清，服。勿使服藥人知。

卷十七

蠐螬

此蟲諸腐木根下有之。構木津甘，故根下多有此蟲，其木身未有完者。亦有生於糞土中者，雖肥大，但腹中黑，不若木中者，雖瘦而稍白。生研，水絞汁，濾清飲，下奶。

卷十七

蛞蝓蝸牛

蛞蝓、蝸牛二物矣。蛞蝓，其身肉只一段。蝸牛，背上別有肉，以負殼行，顯然異矣。若為一物，經中焉得分為二條也。其治療亦大同小異，故知別類。又謂蛞蝓是蝸牛之老者，甚無謂。蛞蝓有二角，蝸牛四角，兼背有附殼肉，豈得為一物也。

卷十七

水蛭

陳藏器、日華子所說備矣。大者，京師又謂之馬鱉。腹黃者，謂之馬黃。畏鹽，然治傷折有功。經與《註》皆不言修制，宜子細，不可忽也。今人用者皆炒。

卷十七

鱉甲

九肋者佳，煮熟者不如生得者，仍以醶醋炙黃色用。經中不言治勞，惟《蜀本・藥性論》雲『治勞瘦、除骨熱』，後人遂用之，然甚有據，亦不可過劑。頭血塗脫肛。又，燒頭灰亦治。

卷十七

烏賊魚

烏賊魚幹置，四方人炙食之。多取骨鏤為細。研細，水飛，澄下，比去水，日幹之

，熟蜜和得所，點目中翳，緩取效。

卷十七

蟹

伊芳洛絕少，今多自京師來，京師亦自河北置之。今河北沿邊滄、瀛州等處所出甚多。徐
州亦有，但不及河北者。小兒解顱，以螯並白芨，爛搗，塗囟上，顱合。此物極動風，體有
風疾人，不可食，屢見其事。河北人取之，當八九月蟹浪之時，直於塘濼岸上，伺其出水而
拾之。又，夜則以燈火照捕，始得之。時黃與白滿殼，凡收藏十數日不死，亦不食。此物每
至夏末秋初，則如蟬蛻解。當日名蟹之意，必取此義。

卷十七

原蠶蛾

有原復敏速之義，此則第二番蛾也。白僵蠶條中已具。屎，飼牛代谷。又以三升醇
酒，拌蠶屎五斗，用甑蒸熱，於暖室中鋪於油單上，令患風冷氣閉及近感癱風人，就所患一
邊臥，著溫熱，濃蓋覆，汗出為度。若虛人須常在左右，防大熱昏冒。仍令頭面在外，不得
壅覆，未全愈，間，再作。

卷十七

蠶蛻

治婦人血風，此則眠起時所蛻皮是也。其蠶退紙謂之蠶連，亦燒灰用之，治婦人血露
。

卷十七

鰻鱺魚

生剖曬幹，取少許，火上微炙，候油出，塗白剝用，以指擦之，即時色轉。凡如此
五七次用，即愈，仍先於白處微微擦動。

卷十七

鮫魚

鮫魚沙魚皮一等，形稍異。今人取皮飾鞍劍。余如經。

卷十七

河豚

河豚，經言『無毒』。此魚實有大毒，味雖珍，然修治不如法，食之殺人，不可不謹也。濃生者不食亦好。蘇子美云：『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此時詩家鄙諷之言，未足
全信也，然此物多怒，觸之則怒氣滿腹，翻浮水上，漁人就以物撩之，遂為人獲。橄欖並蘆
根汁，解其毒。

卷十七

紫貝

紫貝大二三寸，背上深紫，有點但黑。《本經》以此燒存性，入點眼藥。

卷十七

鱸魚

鱸益肝腎，補五臟，和腸胃。食之宜人，不甚發病。宜乎，張翰思之也。

卷十七

蝦麻

多在人家渠塹下，大腹，品類中最大者是。遇陰雨或昏夜即出食。取眉間有白汁，謂之蟾酥。以油單裹眉裂之，酥出單上，入藥用。有人病齒縫中血出，以紙子蘸幹蟾酥少許
，於血出處按之，立止。世有人收三足枯蟾，以罔眾，但以水沃半日，盡見其偽。蓋本無三
足者。

卷十七

蛙

蛙其色青，腹細，嘴尖，後腳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月令》所

謂『雀入大水化為蛤』者也。唐韓退之詩：『一夜青蛙啼到曉』者是此。食之，性平，解勞
熱。

卷十七
蛤蚧
補肺虛勞嗽有功，治久嗽不愈。肺間積虛熱，久則成瘡，故嗽出膿血，曉夕不止，喉中氣塞，胸膈噎痛。蛤蚧、阿膠、生犀角、鹿角膠、羚羊角各一兩，除膠外，皆為屑，次入
膠，分四服。每服用河水三升，於銀石器中慢火煮至半升，濾去滓，臨臥微溫，細細呷。其
滓候服盡，再捶，都作一服，以水三升，煎至升斤，如前服。若病患久虛，不喜水，當降序
水。張刑部子皐病極，由樞密況送此方，遂愈。

卷十七
鯪鯉甲
穴山而居，亦能水。燒一兩存性，肉豆蔻仁三個，同為末，米飲調二錢服，治氣痔
。膿血甚者，加皮一兩燒入。中病即已，不必盡劑。

卷十七
蜘蛛
蜘蛛品亦多，皆有毒。經不言用是何種，今人多用人家檐角、籬頭、陋巷之間，空中作圓網，大腹、深灰色者。遺尿著人作瘡癬。

卷十七
蜻蛉
其中一種最大，京師名為馬大頭者是。身綠色。雌者，腰間一遭碧色。用則當用雄者
。陶隱居以謂青色大眼。一類之中，元無青者，眼一類皆大。此物生化於水中，故多飛水上
。唐杜甫云：『點水蜻蜓款款飛。』

卷十七

石蠶

謂之為草，則繆矣。經言『肉解結氣』，《註》中更辨不定。此物在處有，附生水中石上，作絲繭如釵股，長寸許，以蔽其身，色如泥，蠶在其中。此所以謂之石蠶也。今方家
用者絕稀。此亦水中蟲耳，山河中多。

卷十七

蛇蛻

蛇蛻，從口翻退出，眼睛亦退，今合眼藥多用，取此義也，入藥洗淨。

卷十七

蛇黃

椎破，中間有如自然銅者佳。治心悸動，火燒赤，酒淬至酥，二兩，朱砂一兩，與蛇
黃同研，水飛，天麻二兩，別為末，與前二味合勻，每以半錢，少以薄荷湯調，食後、夜臥
服，殊效。

卷十七

金蛇

金蛇，今方書往往不見用。

卷十七

烏蛇

尾細長，能穿小銅錢一百文者佳。有身長一丈余者。蛇類中此蛇入藥最多。嘗於順安軍塘濼堤上，見一烏蛇長一丈余，有鼠野狼嚙蛇頭，曳之而去，是亦相畏伏爾。市者多偽，以
他蛇熏黑色貨之，不可不察也。烏蛇脊高，世謂之劍脊烏梢。

卷十七

白花蛇

諸蛇鼻向下，獨此蛇鼻向上。背有方勝花紋，以此得名。用之去頭尾，換酒浸三日，棄酒不用，火炙，仍盡去皮骨。此物毒甚，不可不防也。

卷十七

蜈蚣

背光，黑綠色，足赤，腹下黃。有中其毒者，以烏雞屎水稠調，塗咬處，效。大蒜塗之，亦效。復能治丹毒瘤，蜈蚣一條幹者，白礬皂子大，雷丸一個，百步二錢，秤，同為末，醋調塗之。又，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則蜈蚣死，人故取以治蜈蚣毒。桑汁、白鹽亦效。

卷十七

馬陸

即今百節蟲也。身如槎節，節有細蹙紋，起紫黑色，光潤，百足。死則側臥如環，長二三寸，尤者粗如小指。西京上陽宮及內城磚墻中甚多，入藥至鮮。

卷十七

（噎）（烏紅）

諸家所論備矣，然終不敢舍詩之意。嘗析窠而視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其色白而微黃。所負蟲亦在其中，乃青菜蟲，卻在子下，不與蟲相著。又非葉蟲及草上青蟲，應是諸蟲皆可也。陶隱居所說近之矣。人取此房研細，醋調，塗蜂螫。

卷十七

雀甕

多在棘枝上，故又名棘剛子。研其間蟲汁，灌小兒，治（原缺）。

卷十七

鼠婦

鼠婦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在處有之，磚瓷及下濕處多，用處絕少。

卷十七

螢

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今人用者少。《月令》雖曰『腐草所化』，然非陰濕處終無。

卷十七

衣魚

多在故書中，久不動帛中或有之，不若故紙中多也。身有濃粉，手搔之則落。亦嚙毳衣，用處亦少。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世用以滅瘢痕。

卷十七

白頸蚯蚓

自死者良，然亦應候而鳴。此物有毒，昔有病腹大，夜間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年，隴州兵士暑月中在廳前，跣立廳下，為蚯蚓所中，遂不救。後
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以先飲鹽湯一杯，次以鹽湯浸足，乃愈。今入藥，當去土，
了微炙。若治腎臟風下疰病，不可闕也，仍須鹽湯送。王荊公所謂『壤太牢俱有味，可能
蚯蚓獨清廉』者也。

卷十七

螻蛄

此蟲當立夏後，至夜則鳴，《月令》謂之螻蟈鳴者是矣。其聲如蚯蚓，此乃是五技而無一長者。

卷十七

蜣螂

大小二種：一種大者為胡蜣螂，身黑光，腹翼下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夜方飛出，至人家庭戶中，見燈光則來。一種小者，身黑暗，晝方飛出，夜不出。今當用胡蜣
螂，其小者研三十枚，以水灌牛馬，治脹結，絕佳。狐遇而必盡食之。

卷十七

斑蝥

須糯米中炒，米黃為度。妊身人不可服，為能潰人肉。治淋藥多用，極苦，人尤宜斟酌。下條芫青，其用與此不相遠，故附於此。

卷十七

馬刀

京師謂之岸，春夏人多食，然發風痰，性微冷。又順安軍界河中亦出，大抵與馬刀相類，肉頗淡，人作以寄鄰左，又不能致遠。亦發風。此等皆不可多食。今蛤粉，皆此等眾蛤灰也。

卷十七

貝子

今謂之貝齒，亦如紫貝，但長寸余，故曰貝子。色微白，有深紫黑者，治目中翳，燒用。北人用之氈帽上為飾及綴衣，或作蹀躞下垂。

卷十七

甲香

甲香，善能管香煙，與沈、檀、龍、麝用之甚佳。

卷十七

蠍

大人小兒通用，治小兒驚風不可闕也。有用全者，有只用梢者，梢力尤功。今青州山中石下捕得，慢火逼，或烈日中曬。蠍渴熱時，乃與青泥食之，既滿，復以火逼殺之，故其色
多赤，欲其體重而售之故也。醫家用之皆悉去土。如蠆人還能禁止之，自嘗被其毒，兄長禁
而止，及令，故蜇終不痛。翰林禁科具矣。

卷十七

五靈脂

行經血有功，不能生血。嘗有人病眼中翳，往來不定，如此乃是血所病也。蓋心生血，肝藏血，肝受血則能視。目病不治血，為背理。此物入肝最速。一法：五靈脂二兩，沒
藥一兩，乳香半兩，川烏頭一兩半，炮去皮，同為末，滴水丸如彈子大。每用一丸，生

姜溫
酒磨服，治風冷氣血閉，手足身體疼痛冷麻。又有人被毒蛇所傷，良久之間已昏困。有老僧
以酒調藥二錢，灌之，遂蘇。及以藥滓塗咬處，良久，復灌二錢，其苦皆去。問之，乃五靈
脂一兩，雄黃半兩，同為末，只此耳。後有中毒者，用之無不驗。此藥雖不甚貴，然亦多有
偽者。

卷十八
豆蔻
草豆蔻也，氣味極辛，微香。此是對肉豆蔻而名之。若作果，則味不和。不知前人之意，編入果部有何意義？性溫而調散冷氣，力甚速。花性熱，淹置京師，然味不甚美，微苦
。必為能消酒毒，故為果。花幹則色淡紫。

卷十八
葡萄
先朝西夏持師子來獻，使人兼葡萄遺州郡，比中國者皆相似。最難幹，不幹不可收
，仍酸澀不可食。李白所謂『胡人歲獻葡萄酒』者是此。瘡不出，食之盡出。多食皆昏人
眼。波斯國所出，大者如雞卵。

卷十八
蓬
非覆盆也，自別是一種，雖枯敗而枝梗不散。今人不見用此。即賈山策中所言者是此
。

卷十八
覆盆子
覆盆子長條，四、五月紅熟。秦州甚多，永興、華州亦有。及時，山中人采來賣，
其味酸甘，外如荔枝，櫻桃許大，軟紅可愛。失采，則就枝生蛆。益腎臟，縮小便，服之當

覆其溺器，如此取名。食之多熱。收時，五六分熟便可采。烈日曝，仍須薄綿蒙之。今人取
汁作煎為果，仍少加蜜，或熬為稀湯，點服，治肺虛寒。采時著水，則不堪煎。

卷十八
大棗
今先青州，次晉州，此二等可曬曝入藥，益脾胃為佳。余只可充食用。又雲，禦棗甘美輕脆，後眾棗熟，以其甘，故多生蟲。今人所謂撲落酥者是。又有牙棗，先眾棗熟，亦甘
美，但微酸，尖長。此二等只堪啖，不堪收曝。今人將幹棗去核，於鐺鍋中微火緩逼幹為末
，量多少，入生姜末為湯，點服，調和胃氣。又，將煮棗肉和治脾胃丸藥，尤佳。又青州棗
去皮核，焙幹為棗圈，達都下，為奇果。

卷十八
雞頭實
今天下皆有之。河北沿塘濼居人采得，舂去皮，搗仁為粉，蒸炸作餅，可以代糧。
食多，不益脾胃氣，兼難消化。

卷十八
藕實
就蓬中幹者為石蓮子，取其肉於砂盆中幹，擦去浮上赤色，留青心，為末，少入龍腦為湯點，寧心誌，清神，然亦有粉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如此是有四等也。其根惟白
蓮為佳。今禁中又生碧蓮，亦一瑞也。

卷十八
芰
今世俗謂之菱角，所在有。煮熟取仁食之，代糧，不益脾。又有水菱，亦芰也，但大而脆，可生食。和合治療，未聞其用。有人食生芰多則利及難化，是亦性冷。

卷十八

栗

栗欲幹，莫如曝，欲生收，莫如潤。沙中藏至春末夏初，尚如初收摘。小兒不可多食。生者難化，熟即滯氣、隔食、生蟲，往往致小兒病，人亦不知。所謂補腎氣者，以其味鹹，
又滯其氣爾。湖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圖經》引《詩》言莘（音榛）栗者，
謂其象形也。

卷十八

櫻桃

孟詵以為櫻非桃類。然非桃類，蓋其以形肖桃，故曰櫻桃，又何疑焉？謂如木猴梨、胡桃之類，亦取其形相似爾。古謂之含桃，可薦宗廟。《禮》雲『先薦寢廟』者，是此。唐
王維詩云：『才是寢園春薦後，非幹禦苑鳥銜殘』。小兒食之，才過多，無不作熱。此果在
三月末四月初間熟，得正陽之氣，先諸果熟，性故熱。今西洛一種紫櫻，至熟時正紫色，皮
裏間有細碎黃點，此最珍也。今亦上供朝廷，藥中不甚須。

卷十八

橘柚

自是兩種，故曰一名橘皮，是元無柚字也。豈有兩等之物，而治療無一字別者，即知柚字為誤。後人不深求其意，為柚字所惑，妄生分別，亦以過矣。且青橘與黃橘，治療尚
別，矧柚為別種也。郭璞云：柚似橙而大於橘』，此即是識橘柚者也。今若不如此言之，恐
後世亦以柚皮為橘皮，是貽無窮之患矣。去古既遠，後之賢者，亦可以意逆之耳。橘惟用皮
與核。皮，天下甚所須也。仍湯浸去穰。余如經與《註》。核、皮二者須自收為佳。有人患
氣嗽將期，或教以橘皮、生姜焙幹、神曲等分為末，丸桐子大，食後、夜臥，米飲服三五
十丸。兼舊患膀胱，緣服此偕愈。然亦取其陳皮入藥，此六陳中一陳也。腎疰腰痛、膀

胱氣
痛，微炒核，去殼為末，酒調服，愈。

卷十八
乳柑子
今人多作橘皮售於人，不可不擇也。柑皮不甚苦，橘皮極苦，至熟亦苦。若以皮緊慢分別橘與柑，又緣方宜各不同，亦互有緊慢者。脾腎冷人，食其肉多致臟寒或泄痢。

卷十八
橙子皮
今人只以為果，或取皮合湯待賓，未見入藥。宿酒未醒，食之速醒。

卷十八
梅實
食梅則津液泄，水生木也。津液泄，故傷齒。腎屬水，外為齒，故也。王叔和曰：膀胱、腎，合為津府。此語雖鄙，然理存焉。熏之為烏梅，曝幹藏密器中為白梅。

卷十八
枇杷葉
江東西、湖南北、二川皆有之。以其形如琵琶，故名之。治肺熱嗽有功。花白，最先春也。子大如彈丸，四五月熟，色若黃杏，微有毛，肉薄，性亦平，與葉不同。有婦人患
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癆，以枇杷葉、木通、款冬花、紫菀、杏仁、桑白皮各等
分，大黃減半，各如常制，治訖，同為末，蜜丸如櫻桃大。食後、夜臥各含化一丸，未終劑
而愈。

卷十八
柿
有著蓋柿，於蒂下別生一重。又牛心柿，如牛之心。蒸餅柿，如今之市買蒸餅。華州有一等朱柿，比諸品中最小，深紅色。又一種塔柿，亦大於諸柿。性皆涼，不至大寒，食之引

痰，極甘，故如是。去皮，掛大木株上，使風日中自幹，食之多動風。火幹者味不佳。生則
澀，以溫水養之，需澀去可食。逮至自然紅爛，澀亦自去，幹則性平。

卷十八
木瓜
得木之正，故入筋。以鉛霜塗之，則失醋味。受金之制，故如是。今人多取西京大木瓜為佳，其味和美。至熟止青白色，入藥絕有功。勝、宣州者味淡。此物入肝，故益筋與血
。病腰腎腳膝無力，此物不可闕也。

卷十八
甘蔗
今川、廣、湖南北、二浙、江東西皆有。自八九月已堪食，收至三四月，方酸壞。石蜜、沙糖、糖霜皆自此出，惟川浙者為勝。

卷十八
石蜜
川浙最佳，其味濃，其他次之。煎煉成，以象物，達京都。至夏月及久陰雨，多自消化。土人先以竹葉及紙裹，外用鍛石埋之，仍不得見風，遂免。今人謂乳糖。其作餅黃白
色者，今人又謂之撚糖，易消化，入藥至少。

卷十八
沙糖
又次石蜜，蔗汁清，故費煎煉。致紫黑色，治心肺大腸熱，兼啖駝馬。今醫家治暴熱，多以此物為先導。小兒多食則損齒，土制水也。及生蚌蟲，裸蟲，屬土故，因甘遂生。

卷十八
芋
所在有之，江浙、二川者，最大而長。京、洛者，差圓小。而惟東西京者佳，他處味不及也。當心出苗者為芋頭，四邊附芋頭而生者為芋子。八九月以後可食，至時掘出，置十數

日，卻以好土匀埋，至春猶好。生則辛而涎，多食滯氣困脾。唐杜甫詩曰『園收芋栗不全貧
』者，是此。以梗擦蜂螫處，愈。

卷十八
烏芋
今人謂之荸薺。皮濃、色黑、肉硬白者，謂之豬荸薺。皮薄、澤色淡紫、肉軟者，謂之羊荸薺。正二月，人采食之。此二等，藥罕用。荒歲，人多采以充糧。

卷十八
荔枝
藥品中今未見用，惟崔元亮方中收之。果實中為上品，多食亦令人發虛熱。此物喜雙，實尤可愛。本朝有蔡君謨《荔枝譜》，其說甚詳。唐杜牧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
知是荔枝來。』此是川蜀荔枝，亦可生置之長安也。以核熳火中燒存性，為末，新酒調一枚
末服，治心痛及小腸氣。

卷十八
杏核仁
犬傷人，量所傷大小，爛嚼沃破處，以帛系定，至瘥無苦。又湯去皮，研一升，以水一升半，翻復絞取稠汁，入生蜜四兩、甘草一莖約一錢，銀石器中熳火熬成稀膏，瓷器盛
。食後、夜臥，入少酥，沸湯點一匙匕服，治肺燥喘熱，大腸秘，潤澤五臟。如無上證，更
入鹽點尤佳。

卷十八
杏實
《本經》別無治療，《日華子》言多食傷神。有數種皆熱，小兒尤不可食，多致瘡癰及上膈熱。曬蓄為幹果，其深赭色，核大而扁者，為金杏。此等須接，其他皆不逮也。如山
杏輩，只可收仁。又有白杏，至熟色青白或微黃，其味甘淡而不酸。

卷十八

桃核仁

桃品亦多，京畿有白桃，光，小於眾桃，不益脾。有赤點斑而光如塗油。山中一種，正是《月令》中桃始華者，但花多子少，不堪啖，惟堪取仁。《唐文選》謂『山桃，發紅萼』者，是矣。又，太原有金桃，色深黃。西京有昆侖桃，肉深紫紅色。此二種尤甘。又餅子桃，如今之香餅子，如此數種入藥，惟以山中自生者為正。蓋取走泄為用，不取肥好者。

如傷寒八、九日間，發熱如狂不解，小腹滿痛，有瘀血，用桃仁三十個，湯去皮尖，麩炒赤色，別研，虻蟲三十枚，去翅，水蛭二十枚，各炒，川大黃一兩，同為末，再與桃仁同搗，令勻，煉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二十丸，桃仁湯下，利下瘀血惡物，便愈。未利，再服。

卷十八

獼猴桃

今永興軍南山甚多，食之解實熱，過多則令人臟寒泄。十月爛熟，色淡綠，生則極酸。子繁細，其色如芥子。枝條柔弱，高二三丈，多附木而生。淺山傍道則有存者，深山則多為猴所食。

卷十八

胡桃

胡桃發風。陝洛之間甚多。外有青皮包之，胡桃乃核也。核中穰為胡桃肉。雖如此說，用時，須以湯剝去肉上薄皮。過夏至則不堪食。有人患酒風，鼻上赤，將橘子核微炒為末，每用一錢匕，研胡桃肉一個，同以溫酒調服，以知為度。

卷十八

李核仁

其窠大者高及丈，今醫家少用。實合漿水食，令人霍亂，澀氣而然。今畿內小窯鎮

一種最佳，堪入貢。又有禦李子，如櫻桃許大，紅黃色，先諸李熟。此李品甚多，然天下皆
有之。所以比賢士大夫盛德及天下者，如桃李無處不芬芳也。別本註云：『有野李，味苦，
名郁李子，核仁入藥。』此自是郁李仁，別是一種，在木部第十四卷，非野李也。

卷十八
梨
多食則動脾，少則不及病。用犁之意，須當斟酌。惟病酒煩渴人，食之甚佳，終不能卻疾。

卷十八
庵羅果
西洛甚多，亦梨之類也，其狀亦梨，先諸梨熟，七夕前後又堪啖。色黃如鵝梨，才熟便松軟，入藥絕稀用。

卷十八
安石榴
有酸淡兩種。旋開單葉花，旋結實，實中子紅。孫枝甚多。秋後經雨則自坼裂。道家謂之三屍酒，雲三屍得此果則醉。河陰縣最多。又有一種，子白瑩澈如水晶者，味亦甘，
謂之水晶石榴。惟酸石榴皮合斷下藥，仍須老木所結及收之陳久者佳。微炙為末，以燒粟米
飯為丸，梧子大，食前熱米飲下三十至五十丸，以知為度。如寒滑，加附子、赤石脂各一倍
。

卷十八
橄欖
味澀，食久則甘。嚼汁咽，治魚鯁。

卷十八
食之須淨去上浮毛，不爾，損人肺。花亦香，白色。諸果中惟此多生蟲，少有不蛀者

。《圖經》言：『欲臥，啖一兩枚而寢』。如此，恐太多痞塞胃脘。

卷十九
白瓜子
實冬瓜仁也，服食中亦稀用。

卷十九
白冬瓜
一二斗許大，冬月收為菜，壓去汁，蜜煎代果。患發背及一切癰疽，削一大塊，置瘡上，熱則易之，分敗熱毒气甚良。

卷十九
瓜蒂
此即甜瓜蒂也，去瓜皮，用蒂，約半寸許，曝極幹，不限多少為細末。量疾，每用一二錢匕，膩粉一錢匕，以水半協議調勻，灌之，治風涎暴作、氣塞倒臥。服之良久，涎自出
。或覺有涎，用諸藥行化不下，但如此服，涎即出。或服藥良久涎未出，含沙糖一塊，下咽
，即涎出。此物甚不損人，全勝石碌、砂輩。

卷十九
甜瓜
暑月服之，永不中暑氣。多食，未有不下痢者。貧下多食，至深秋作痢為難治，為其消損陽氣故也。亦可以如白冬瓜煎漬收。

卷十九
冬葵子
葵菜子也，四方皆有。苗性滑利，不益人。患癰癤，毒熱內攻未出膿者，水吞三五枚，遂作竅膿出。

卷十九
蜀葵
四時取紅單葉者根，陰幹，治帶下，排膿血惡物，極有驗。

卷十九

黃蜀葵花

與蜀葵別種，非為蜀葵中黃者也。葉心下有紫檀色。摘之，剔為數處，就日幹之。不爾，即爛。瘡家為要藥。子，臨產時取四十九粒，研爛，用溫水調服，良久，產。

卷十九

莧實

入藥亦稀，苗又謂之人莧，人多食之。莖高而葉紅黃二色者，謂之紅人莧，可淹菜用。

卷十九

苦菜

四方皆有，在北道則冬方雕斃，生南方則冬夏常青。此《月令》小滿節後，所謂苦菜秀者是此。葉如苦苣更狹，其綠色差淡，折之白乳汁出，常常點瘊子，自落。味苦，花與野菊相似，春、夏、秋皆旋開花。去中熱，安心神。

卷十九

萵苣

今菜中惟此自初生便堪生啖，四方皆有。多食昏人眼，蛇亦畏之。蟲入耳，以汁滴耳中，蟲出。諸蟲不敢食其葉。以其心置耳中，留蟲出路，蟲亦出。有人自長立禁此一物不敢食，至今目不昏。苦苣搗汁，傅疔瘡殊驗。青苗陰幹，以備冬月，為末，水調傅亦可。

卷十九

蕪菁、蘆菔

蕪菁、蘆菔，二菜也。蘆菔，即蘿蔔也。蕪菁，今世俗謂之蔓菁。夏則枯。當此之時，蔬圃中復種之，謂之雞毛菜。食心，正在春時。諸菜之中，有益無損，於世有功。

采擷之余，收子為油。根，過食動氣。河東太原所出極大，他處不及也。又出吐谷渾。後於萊菔條中。《爾雅・釋草》但名『蘆菔，今謂之蘿蔔』是也。則蕪菁條中，不合更言及

蘆菔

二字，顯見重復。從《爾雅》為正。

卷十九

萊菔根

即前條所謂蘆菔，今人只謂之蘿蔔。河北甚多，登、萊亦好。服地黃、何首烏人食之，則令人髭發白。世皆言草木中惟此下氣速者，為其辛也。不然，如生姜、芥子又辛也，

何止能散而已。萊菔辛而又甘，故能散緩而又下氣速也。散氣用生姜，下氣用萊菔。

卷十九

菘菜

張仲景《傷寒論》『凡用甘草皆禁菘菜』者，是此菘菜也。葉如蕪菁，綠色差淡。其味微苦，葉嫩稍闊。不益中虛人，食之覺冷。

卷十九

芥

似蕪菁，葉上紋皺起，色尤深綠為異。子與苗皆辛，子尤甚。多食動風。一品紫芥與此無異，紫色可愛，人多食之，然亦動風。又，白芥子比諸芥稍大，其色白，入藥用。

卷十九

苜蓿

唐李白詩云：『天馬常銜苜蓿花』，是此。陝西甚多，飼牛馬，嫩時人兼食之。微甘淡，不可多食，利大小腸。有宿根，刈訖又生。

卷十九

蔾實

即《神農本經》第十一卷中『水蔾』之子也。彼言蔾，則用莖；此言實，即用子。故此復論子之功，故分為二條。春初，以葫蘆盛水浸濕，高掛於火上，晝夜使暖，遂生紅芽，

取以為蔬，以備五辛盤。又一種水紅，與此相類，但苗莖高及丈。取子微炒，碾為細末，薄

酒調二三錢服，治瘰。久則效，效則已。

卷十九

蔥實

蔥，初生名蔥針，至夏，則有花。於秋月植，作高溝，旋壅起，以備冬用，曰冬蔥，其實一也。又有龍角蔥，每莖上出歧如角。皮赤者名樓蔥，可煎湯，洩下部。子皆辛，黑色，有皺紋，作三瓣。此物大抵以發散為功，多食昏人神。

卷十九

薤

葉如金燈葉，差狹而更光，故古人言薤露者，以其光滑難之義。《千金》治肺氣喘急，用薤白。亦取其滑泄也。與蜜同搗，塗湯火傷，效甚速。

卷十九

韭

春食則香，夏食則臭，多食則昏神。子，止精滑甚良。未出糞土為韭黃，最不益人，食之即滯氣。蓋含噎郁未之氣，故如是。孔子曰：『不時不食』，正為此輩。花，食之動風。

卷十九

白荷

八九月間淹貯之，以備冬月作蔬果。治療只用生者。

卷十九

蘇

此紫蘇也。背面皆紫者佳。其味微辛甘，能散，其氣香。今人朝暮湯其汁飲，為無益。醫家以謂芳草致豪貴之疾者，此有一焉。脾胃寒人，飲之多泄滑，往往不覺。子，治肺氣喘急。

卷十九

水蘇

氣味與紫蘇不同，辛而不和，然一如蘇，但面不紫，及周遭槎牙如雁齒，香少。

卷十九

假蘇

荊芥也，只用穗。治產後血暈，及中風目帶上、四肢強直。為末，二三錢，童子小便一小盞，調，下咽，良久即活，甚有驗。又治頭目風，荊芥穗、細辛、川芎等為末，飯後湯
點二錢。風搔遍身，濃煎湯淋漬，或坐湯中。

卷十九

香薷

生山野，荊、湖南北、二川皆有。兩京作圃種，暑月亦作菜蔬，治霍亂不可闕也，用之無不效。葉如茵陳，花茸紫，在一邊成穗，凡四五十房為一穗。如荊芥穗，別是一種香。
余如經。

卷十九

薄荷

世謂之南薄荷，為有一種龍腦薄荷，故言南以別之。小兒驚風、壯熱，須此引藥。貓食之即醉，物相感爾。治骨蒸熱勞，用其汁與眾藥熬為膏。

卷十九

蘩蔞

雞腸草，一物也。今雖分之為二，其雞腸草條中獨不言性味，故知一物也。雞腸草，春開小花如綠豆大，莖葉如園葵，初生則直，長大即覆地。小戶收之為齋，食之烏髭發。

卷十九

葫

葫，大蒜也，其氣極葷，然置臭肉中掩臭氣。中暑毒人，爛嚼三兩瓣，以溫水送之，下咽，即知，仍禁飲冷水。又，患暴下血，以葫五、七枚，去梗、皮，量多少入豆豉，搗為膏
，可丸即丸梧子大，以米飲下五六十丸，無不愈者。又，鼻衄，爛研一顆，塗兩足心下，才
止，便拭去。又將紫皮者橫切作片子，濃一分。初患瘡發於背脊間未辨癰疽者，若陽滯

於
陰，即為癰陰滯於陽，即為疽。癰即皮光赤，疽即皮肉紋起不澤。並以葫片覆之，用艾灸
。如已痛，灸至不痛。如不痛，灸至痛。初覺即便灸，無不效者。仍審度正，於中心貼葫，
灸之。世人往往不晤此瘡，初見其瘡小，不肯灸，惜哉！

卷十九
蒜
蒜，小蒜也。又謂之，苗如蔥針。根白，大者如烏芋，子兼根煮食之。又謂之宅蒜，華佗用蒜齏是此物。

卷十九
薹苔
不甚香，經冬根不死，辟蠹，於諸菜中亦不甚佳。

卷十九
茄子
新羅國出一種，淡光，微紫色，形長味甘。今其子已遍中國蔬圃中。惟此無益，並無所治，只說損人。後人雖有處治之法，然終與《本經》相失。圃人又植於暖處，濃加糞壤，
遂於小滿前後求貴價以售，既不以時，損人益多。不時不食，於可忽也。

卷十九
馬齒莧
人多食之，然性寒滑，青黛條中已著。

卷二十
胡麻
諸家之說參差不一，只是今脂麻，更無他義。蓋其種出於大宛，故言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紋鵲，其色紫黑，故如此區別。取油亦多，故詩云：『松下飯胡麻』。此
乃是所食之谷無疑，與白油麻為一等。如川大黃、川當歸、川升麻、上黨人參、齊州半

夏之
類，不可與他土者更為一物。蓋特以其地之所宜立名也。是知胡麻與白油麻為一物。嘗官於
順安軍，雄、霸州之間備見之。又二條皆言無毒，治療大同。今之用白油麻，世不可一日闕
也。然亦不至於大寒，宜兩審之。

卷二十
青（音箱）
即油麻葉也，陶隱居註亦曰胡麻葉也。胡地脂麻鵲色，子頗大。《日華子》雲
『葉作湯沐，潤毛發』，乃是。今人所取胡麻葉，以湯浸之，良久，涎出，湯遂稠黃色，婦
人用之梳發。由是言之，胡麻與白油麻，今之所謂脂麻者是矣。青，即其葉無疑。

卷二十
大麻子
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毛羅島。其次出上郡、北地，大如豆，南地者子小，
去殼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湯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次日日中曝幹，
就新瓦上去殼，簸揚取仁，粒粒皆完。張仲景麻仁丸，是用此大麻子。

卷二十
白油麻
與胡麻一等，但以其色言之，比胡麻差淡，亦不全白。今人只謂之脂麻，前條已具
。炒熟乘熱壓出油，而謂之生油，但可點照。須再煎煉，方謂之熟油，始可食，復不中點照
。亦一異也。如鐵自火中出而謂之生鐵，亦此義耳。

卷二十
飴糖
即是也，多食動脾風。今醫家用以和藥，糯與粟米作者佳，余不堪用。蜀黍米亦可
造。不思食人少食之，亦使脾胃氣和。唐白樂天詩『一膠牙』者，是此。

卷二十

生大豆

有綠、褐、黑三種，亦有大小兩等。其大者出江浙、湖南北，黑小者生他處，今用小者，力更佳。炒熟，以棗肉同搗之為麪，代糧。又治產後百病、血熱，並中風疾痱，止痛、背強口噤，但煩熱、螈若渴、身背腫、劇嘔逆，大豆五升，急水淘淨，無灰酒一斗，熬豆令微煙出，傾入酒瓶中，沃之，經一日以上，服酒一升，取瘥為度。如素不飲酒，即量多少服。若口噤，即加獨活半斤，微微椎破，同沃，仍增酒至一斗二斤。暑月旋作，恐酸壞。

又可為腐，食之。

卷二十

赤小豆

食之行小便，久則虛人，令人黑瘦枯燥。關西、河北、京東西多食之。花治宿酒渴病。

卷二十

大麥

性平涼，有人患纏喉風，食不能下，將此面作稀糊，令咽之，既滑膩，容易下咽，以助胃氣。三伏中，朝廷作，以賜臣下，作造。

卷二十

青、黃、白粱米

此三種，食之不及黃粱。青、白二種性皆微涼，獨黃粱性甘平，豈非得土之中和氣多邪？今黃、白二種，西洛間農家多種，為飯尤佳，余用則不相宜。然其粒尖，小於他谷，收實少，故能種者亦稀。白色者味淡。

卷二十

粟米

利小便，故益脾胃。

卷二十

丹黍米

黍皮赤，其米黃，惟可為糜，不堪為飯。粘著難解，然亦動風。

卷二十

米

此則粟也。今谷神散中用之，性又溫於大麥。

卷二十

秫米

初搗，出淡黃白色，經久色如糯，用作酒者是此米，亦不堪為飯。最粘，故宜酒。

卷二十

陳廩米

今經與諸家註說皆不言是粳米，為復是粟米。然粳、粟二米，陳者性皆冷，頻食之，令人自利，與經所說稍戾，煎煮亦無膏膩。入藥者，今人多用新粟米。至如舂杵頭細糠，又復不言新陳粳粟，然皆不及新稻粟二糟，陳則氣味已腐敗。

卷二十

酒

《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戰國策》曰：『帝女儀狄造酒，進之於禹』。然《本草》中已著酒名，信非儀狄明矣。又讀《素問》首言以妄為常，以酒為漿。如此則酒自黃帝始，非儀狄也。古方用酒，有醇酒、舂酒、社壇余胙酒、槽下酒、白酒、青酒、好酒、美酒、葡萄酒、秫黍酒、粳酒、蜜酒、有灰酒、新熟無灰酒、地黃酒。今有糯酒、煮酒、小豆曲酒、香藥曲酒、鹿頭酒、恙兒等酒。今江浙、湖南北，又以糯米粉入眾藥，和合為曲，曰餅子酒。至於官務中，亦用四夷酒，更別中國，不可取以為法。今醫家所用酒，正宜斟酌。

但飲家惟取其味，罔顧入藥如何爾。然久之，未見不作疾者，蓋此物損益兼行，可不謹歟。

漢賜丞相上樽酒，糯為上，稷為中，粟為下者。今入藥佐使，專以糯米，用清水、白面曲所
造為正。古人造曲，未見入諸藥合和者，如此則功力和濃，皆勝余酒。今人又以麥造者，蓋只是醴爾，非酒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曲。』酒則須用曲，醴故用，蓋酒與醴，其氣味甚相遼，治療豈不殊也。

卷二十

扁豆

有黑、白、鵲三等，皆於豆脊有白路。白者，治霍亂筋轉。

卷二十

粳米

白晚米為第一，早熟米不及也。平和五臟，補益胃氣，其功莫逮。然稍生則復不益脾，過熟則佳。

卷二十

稻米

今造酒者是此，水田米皆謂之稻，前既言粳米即此，稻米乃糯稻無疑。溫，故可以為酒。酒為陽，故多熱。又令人大便堅，非糯稻孰能與於此。《西域記》：『天竺國土溽熱，
稻歲四熟』，亦可驗矣。

卷二十

稷米

今謂之米，先諸米熟。又，其香可愛，故取以供祭祀。然發故疾，只堪為飯，不粘著，其味淡。

卷二十

罌子粟

其花亦多葉者，其子一罌數千萬粒，大小如葶藶子，其色白。隔年種則佳。研子以水煎，仍加蜜，為罌粟湯，服石人甚宜飲。

卷二十

醋

酒糟為之，乞鄰者是此物。然有米醋、麥醋、棗醋。米醋最釅，入藥多用。谷氣全也，故勝糟醋。產婦房中常得醋氣則為佳，酸，益血也。磨雄黃塗蜂螫，亦取其收而不散也。今
人食酸則齒軟，謂其水生木，水氣弱，木氣盛，故如是。造靴皮須得此而紋皺，故知其性收
斂，不負酸收之說。

卷二十

醬

聖人以謂不得即不食，意欲五味和，五臟悅而受之，此亦安樂之一端。

卷二十

小麥

暴淋煎湯飲，為面作糊。入藥，水調，治人中暑。馬病肺卒熱，亦以水調灌愈。生嚼成筋，可以粘禽蟲。